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03
61



文庫 11
D 303
61

柳田泉文庫

48-11023

010190567813

明史卷二百六十一

總裁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兵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



修

盧象昇

弟象晉 從弟象同

象

劉之綸

邱民仰

邱禾嘉

盧象昇字建斗宜與人祖立志儀封知縣象昇白晳而
臞膊獨骨負殊力舉天啓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
外郎稍遷大名知府崇禎二年京師戒嚴募萬人入衛
明年進右參政兼副使整飭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兵備
號天雄軍又明年舉治行卓異進按察使治兵如故象



明史卷二百六十一

昇雖文士善射嫺將畧能治軍六年山西賊流入畿輔據臨城之西山象昇擊卻之與總兵梁甫參議寇從化連敗賊賊走還西山圍遊擊董維坤冷水村象昇設伏石城南大破之又破之青龍岡又破之武安連斬賊魁十一人殲其黨收還男女二萬三郡之民安堵者數歲象昇每臨陣身先士卒與賊格鬪刃及鞍勿顧失馬卽步戰逐賊危崖一賊自巔射中象昇額又一矢僕夫斃馬下象昇提刀戰益疾賊賊走相戒曰盧廉使遇卽死不可犯象昇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明年賊入楚

鄂陽六縣命象昇以右僉都御史代蔣允儀撫治鄖

陽時蜀寇返楚者駐鄖之黃龍灘象昇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自烏林關七家溝石泉壩康寧坪獅子山大平河竹木砭箐口諸處連戰皆捷斬馘五千六百有奇漢南寇幾盡因請益鄖主兵減稅賦繕城郭貸鄰郡倉穀募商採銅鑄錢鄖得完輯八年五月擢象昇右副都御史代唐暉巡撫湖廣八月命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兼湖廣巡撫總督洪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解巡撫任進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陝西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汝洛告警象昇倍道馳入汝賊部衆三十餘萬連營百里勢甚盛象昇督副將李重鎮雷時

聲等擊高迎祥於城西用強弩射殺賊千餘人迎祥李自成走陷光州象昇復大破之確山兇暴大帥曹文詔艾萬年陣亡尤世威敗劬諸將率畏賊不敢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功九年正月大會諸將於鳳陽象昇乃上言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爲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爲危形况請餉未敷兵將從賊而爲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總理又言

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母得一有賊警卽求援求調不應則吳越也分應則何以支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以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剿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言皆切中機宜於是迎祥圍廬州不克分道陷含山和州進圍滁州象昇率總兵祖寬遊擊羅岱救滁州大戰於城東五里橋斬賊首搖天動奪其駿馬賊連營俱潰逐北五十里朱龍橋至關山積屍填溝委塹滁水爲不流賊乃北趨鳳陽圍壽州突穎霍蕭碭靈璧虹窺曹單總兵劉澤清拒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歸德永寧總兵

官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鎮
賊遂走登封與他賊合分趨裕州南陽象昇合寬大樂
岱兵大破之七頂山殲自成精騎殆盡已次南陽令大
樂備汝寧寬備鄧州而躬率諸軍蹙賊遣使告湖廣巡
撫王夢尹鄖陽撫治宋祖舜曰賊疲矣東西邀擊前阻
漢江可一戰殲也兩人竟不能禦賊遂自光化潛渡漢
入鄖象昇遣總兵秦翼明副將雷時聲山南漳穀城入
山擊賊寬等騎軍不利阻隘副將王進忠軍譚羅岱劉
肇基兵多逃追之則彎弓內嚮象昇乃調四川及算子
上兵搜捕均州賊是時楚豫賊及迎祥等俱在秦楚蜀
之交萬山中象昇自南陽趨襄陽進兵賊多兵少而河
南大饑餉乏邊兵益洶洶承疇象昇議關中平曠利騎
兵以寬重鎮軍入陝而襄陽均宜穀上津南漳環山皆
賊七月象昇渡浙河而南九月追賊至鄖西京師戒嚴
有詔入衛再賜尚方劍旣行賊遂大逞駸駸乎不可復
制矣旣解嚴詔遷兵部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大
興屯政穀熟畝一鍾積粟二十餘萬天子諭九邊皆式
宣大明年春聞言警卽夜馳至天城矢數旁午言二百
里外乞炭馬蹄濶踏四十里象昇曰此大舉也問入口
乎曰未象昇曰始欲右窺雲晉令我兵集宣則彼乘虛

六耳因檄雲晉兵勿動自率師次右衛戒邊吏毋輕言
戰持一月象昇曰懈矣可擊哨知三十六營離牆六十
里潛召雲師西來宣師東來自督兵直子午出羊房堡
計日鏖戰乞炭聞之遂遁象昇在陽和乞炭不敢近邊
五月丁外艱疏上乞奔喪時楊嗣昌奪情任中樞亦
起陳新甲制中而令象昇席喪候代進兵部尚書新甲
在遠未卽至九月

大清兵入牆子嶺青口山殺總督吳阿衡毀正關至營
城石匣駐於牛蘭召宣大山山西三總兵楊國柱王樸虎
大威入衛三賜象昇尚方劍督天下援兵象昇麻衣草
履誓師及郊馳疏報曰臣非軍旅才愚心任事誼不避
難但自臣父奄逝長途慘傷潰亂五宮非復昔時兼以
草土之身踞三軍上豈惟觀瞻不聳尤虞金鼓不靈已
聞總監中官高起潛亦衰經臨戎象昇謂所親曰吾三
人皆不祥之身也人臣無親安有君樞輔奪情亦欲予
變禮以分讐耶處心若此安可與事君他日必面責之
當是時嗣昌起潛主和議象昇聞之頓足歎曰予受國
恩恨不得死所有如萬分一不幸寧捐軀斷脰耳及都
帝召對問方畧對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撫乃外廷
議耳其出與嗣昌起潛議出與議不合明日帝發萬金

犒軍嗣昌送之屏左右戒毋浪戰遂別去師次昌平帝復遣中官齎帑金三萬犒軍明日又賜御馬百大僕馬千銀鐵鞭五百象昇曰果然外廷議也帝意銳甚矣決策議戰然事多爲嗣昌起潛撓疏請分兵則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次順義先是有瞽而賣卜者周元忠善遼人時遣之爲媾會嗣昌至軍象昇責數之曰文弱子不聞城下盟春秋恥之而日爲媾長安口舌如鋒袁崇煥之禍其能免乎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旣不奔喪又不能戰齒劍者我也安能加人嗣昌辭

道象昇卽言元忠講款往來非一日事始於薊門督監受成於本兵通國聞之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又數日會起潛安定門兩人各持一議新甲亦至昌平象昇分兵與之當是時象昇自將馬步軍列營都城之外衝鋒陷陣軍律甚整

大清兵南下三路出師一由涑水攻易一由新城攻雄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遂由涿進據保定命諸將分道出擊大戰於慶都編修楊廷麟上疏言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國有若人非封疆福嗣昌大怒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奪象昇尚書侍郎視事

命大學士劉宇亮輔臣督師巡撫張其平閉關絕餉俄
又以雲晉警越出關王樸徑引兵去象昇提殘卒次宿
三宮野外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請曰天下洵
洵且十年明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先乃奸
臣在內孤忠見嫉三軍捧出關之檄將士懷西歸之心
棲遲絕野一飽無時脫巾狂噪雲帥其見告矣明公誠
從愚計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喜公之來皆以
昔非公死賊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糧從者
可十萬孰與隻臂無援立而就死哉象昇泫然流涕而
謂父老曰感父老義雖然自子與賊角經數十百戰未

嘗勦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敵西衝援師東隔事由中制
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爾父老爲也衆號泣雷動
各攜床頭斗粟餉軍或貽棗一升曰公煮爲糧十二月
十一日進師至鉅鹿賈莊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
莊五十里而近象昇遣廷麟往乞援不應師至蒿水橋
遇

大清兵象昇將中軍大威帥左國柱帥右遂戰夜半虜
築聲四起旦日騎數萬環之三匝象昇麾兵疾戰呼聲
動天自辰迄未破盡矢窮奮身鬪後騎皆進手擊殺數
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楊陸凱懼衆之殘其屍

而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僕願顯者殉一軍盡覆
大威國柱潰圍乃得脫起潛聞敗倉皇遁不言象昇死
狀嗣昌疑之有詔驗視廷麟得其屍戰場麻衣白網巾
一卒遙見卽號泣曰此吾盧公也三郡之民間之哭失
聲順德知府于穎上狀嗣昌故誓之八十日而後殮明
年象昇妻王請恤又明年其弟象晉象觀又請不許久
之嗣昌敗廷臣多爲言者乃贈太子少師兵部尚書賜
祭葬世廕錦衣千戶福王時追諡忠烈建祠奉祀象昇
少有犬志爲學不事章句居官勤勞倍下吏夜刻燭雞
鳴盥櫛得一機要披衣起立行之暇卽角射箭啣花五

十步外發必中愛才惜下如不及三賜劍未嘗戮一偏
裨高平知縣侯弘文者奇士也僑寓襄陽散家財募滇
軍隨象昇討賊象昇移宣大弘文率募兵至楚巡撫王
夢尹以擾驛聞象昇上疏救不得弘文卒遣戍天下由
是惜弘文而多象昇象昇好畜駿馬皆有名字嘗逐賊
南漳敗追兵至沙河水闊數丈一躍而過卽所號五明
驥也方象昇之戰歿也嗣昌遣三邏卒察其死狀其一
人俞振龍者歸言象昇實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
張目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於是天下聞之莫不歎歔
益志嗣昌矣其後南都亡象觀赴水死象晉爲僧一門

先後赴難者百餘人從弟象同及其部將陳安死尤烈
象觀崇禎十五年鄉薦第一成進士官中書象晉象同
皆諸生象昇死時年三十九

劉之綸字元誠宜賓人家世務農之綸少從父兄力田
間艾薪樵賣之市中歸而學書銘其座右曰必爲聖人里
中由是號之綸劉聖人天啓初舉鄉試奢崇明反以策
干監司扼賊歸路監司不能用崇禎元年第進士改庶
吉士與同館金聲及所客申甫三人者相與爲友造單
輪火車偏廂車獸車刻木爲西洋大小礮不費司農錢
明年冬京師戒嚴聲上書得召見薦之綸及甫帝立召

之綸甫之綸言兵了了口辨帝大悅授南京營副總兵
資之金十七萬召募改聲御史監其軍援之綸兵部右
侍郎副尚書閔夢得協理京營戎政於是之綸賓賓以
新進驟躋卿貳矣初正月元日有黑氣起東北巨西方
甫見之大驚趨詣之綸聲曰天變如此汝知之乎今年
當喋血京城下可畏也聞者皆笑及冬十一月三日
大清兵破遵化十五日至壩上二十日薄都城自北而
西鄙人從城上望之如雲萬許片馳風須臾已過遂克
良鄉還至蘆溝夜殺甫一軍七千餘人黎明掩殺大帥
滿桂孫祖壽生禽黑雲龍麻登雲以去之綸曰元日之

言驗矣請行無兵則請京營兵不許則請關外川兵不許則議召募召募得萬人遂行抵通州時永平已陷天大雨雪之綸奏軍機七上不報明年正月師次薊當是時

大清兵蒙古諸部號十餘萬駐永平諸勤王軍數萬在薊之綸乃與總兵馬世龍吳自勉約由薊趨永平牽之無動而自率兵八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草頂距遵化八里娘娘山而營世龍自勉不赴約二十二日大清兵自永平趨三屯營驍騎三萬望見山上軍縱擊之之綸發礮礮炸軍營自亂左右請結陣徐退以爲後

圖之綸叱曰母多言吾受國恩吾死耳嚴鼓再戰流矢四集之綸解所佩印付家人持此歸報天子遂死一軍皆哭拔營野戰皆死之尸還矢飲於顛不可拔聲以齒嚙之出以授其家人初講官文震孟入都之綸聲往見之震孟教以持重之綸既受命視師驟貴廷臣抑之震孟使人諷之謂宜辭侍郎而易科銜以行不聽既行通州守者不納雨雪宿古廟中御史董羽宸劾其行留之綸曰小人意忌有事則委卸無事則議論止從一侍郎起見耳乞削臣今官賜骸骨不許及戰死天子嘉其忠從優卹贈兵部尚書震孟止之曰死緩分也侍郎非不

尊遂不予贈賜一祭半葬任一子之綸母老二子幼貧不能返柩請於朝給驛還久之贈尚書後十五年聲死

難

邱民仰字長白渭南人萬曆中舉於鄉以教諭遷順天東安知縣釐宿弊十二事河蓄歲旱蝗爲文祭禱河他徙蝗亦盡調繁保定之新城崇禎二年縣被兵晨夕登陴守四方勤王軍畢出其地民仰調度有方民不知擾擢御史號敢言時四方多盜鑿撫李法悞不敢戰釀成大亂吳橋兵變列城多陷巡撫孫元化皆主撫流賊擾山西巡撫宋統殷下被賊死民仰先後

疏論其非後皆如民仰言遭妻喪告歸出爲河間知府遷天津副使調大同監軍汝寧遷永平右參政移督寧前兵備民仰善理劇以故所移皆要地十三年三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才一藻巡撫遼東按行關外八城駐寧遠十四年春錦州被圍填壕毀塹聲援斷絕有傳其帥相大壽語者逼以車營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民仰轉餉未發帝憂之朝議兩端命郎中張若麒就行營計議若麒至則趣進師七月師次乳峰去錦州五六里而營日日楊國柱之軍潰踰月王樸軍亦潰未幾馬科等五將皆潰

大清兵掘松山斷我歸路遂大敗蹂躪役溺無算退保
松山圍急外援不至芻糧竭至明年二月且半年矣城
破承疇降民仰死若麒跳從海上蕩漁舟而還寧遠關
門勁旅盡喪事聞帝驚悼甚設壇都城承疇十六民仰
六賜祭盡哀贈民仰右副都御史官爲營葬錄其一子
尋命建祠都城外與承疇並列帝將親臨祭焉將祭聞
承疇降乃止邱禾嘉貴州新添衛人良萬曆四十一年
鄉試好談兵天啟時安邦彥反捐資製器協禽其黨何
中蔚選祁門教諭以貴州巡撫蔡復一請遷翰林待詔
參復一軍崇禎元年有薦其知兵者命條上方略帝稱

善卽授兵部職方主事三年正月薊遼總督梁廷棟入
主中樞銜總理馬世龍違節制命禾嘉監紀其軍時永
平四城失守樞輔孫承宗在關門聲息阻絕薊遼總督
張鳳翼未至而順天巡撫方大任老病不能軍惟禾嘉
議通關門聲援率軍入關平二月日八十里去四百六
大清兵來攻禾嘉力拒守乃引去已分略古冶鄉禾嘉
令副將何可綱張洪謨金國奇劉光祚等迎戰抵灤州
甫還而

大清兵復攻牛門水門又督參將曹文詔等轉戰抵遵
化而返無何四城皆復寧遠自畢自肅遇害遂廢巡撫

官以經略兼之至是議復設廷棟力推禾嘉才超拜右
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兼轄山海關諸處禾嘉初涖鎮
大清兵以二萬騎圍錦州禾嘉督諸將赴救城獲全登
萊巡撫孫元化議徹島上兵於關外規復廣寧及金海
蓋三衛禾嘉議用島兵復廣寧義州右屯廷棟慮其難
以咨承宗承宗上奏曰廣寧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
十里陸運難義州地偏去廣寧遠必先據右屯聚兵積
粟乃可漸逼廣寧又言右屯城已隳修築而後可守築
之敵必至必復大小凌河以接松杏錦州錦州繞海而
居敵難陸運而右屯之後卽海據此則糧可給兵可聚

始得爲發軔地奏入廷棟力主之於是有夫凌築城之
議會禾嘉訐祖大壽大壽亦發其賊私承宗不欲以武
將去文臣抑使弗奏密聞於朝請改禾嘉他職四年五
月命調南京太僕卿以孫穀代穀未至部檄促城甚急
大壽以兵四千據其地發班軍萬四千人築之護以石
砮土兵萬人禾嘉往視之條九議以上工垂成廷棟罷
去廷議大凌荒遠不當城撤班軍赴薊責撫鎮矯舉令
回奏禾嘉懼盡撤防兵留班軍萬人輸糧萬石濟之八
月

大清兵抵城下掘濠築牆四面合圍別遣一軍截錦州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列傳 十三
大道城外堠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禾嘉聞之馳入
錦州與總兵官吳襄宋偉合兵赴救離松山三十餘里
與

大清兵遇大戰長山小凌河間互有傷損九月望
大清兵薄錦州分五隊直抵城下襄偉出戰不勝乃入
城二十四日監軍張春會襄偉兵過小凌河東五里築
壘列車營爲大凌聲援
大清兵扼長山不得進禾嘉遣副將張洪謨祖大壽斬
國臣孟道等出戰五里莊亦不勝夜趨小凌河至長山
接戰大敗春及副將洪謨楊華徵薛大湖等三十三人

俱被執副將張吉甫滿庫王之敬等戰歿大壽不敢出
凌城援自此絕敗書聞舉朝震駭孫穀代禾嘉未至而
罷改命謝璉璉畏懼久不至後兵事亟召璉駐關外禾
嘉留治中及是關敗移駐松山圖再舉言官以推委詆
之帝以禾嘉獨守松山非卸責戒飭而已大凌糧盡食
人馬

大清屢移書招之大壽許諾獨副將可綱不從十月二
十七日大壽殺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三十九人投誓
書約降是夕出見以妻子在錦州請設計誘降錦州守
將而留諸子於

大清禾嘉聞大凌城礮聲謂大壽得脫與襄及中官李明臣高起潛發兵往迎適大壽偽逃還遂俱入錦州大凌城人民商旅三萬有奇僅存三之一悉爲

大清所有城亦被毀十一月六日

大清復攻杏山明日攻中左所城上用礮擊乃退大壽入錦州未得間而禾嘉知其納款狀具疏聞於朝因初奏大壽突圍出前後不讐引罪請死於是言官交劾嚴旨飭禾嘉而帝於大壽欲羈縻之弗罪也新撫璉已至禾嘉猶在錦州會廷議山海別設巡撫詔罷璉令方一漢撫寧遠禾嘉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山海永平尋論築

城召燬罪貶二秩巡撫如故禾嘉請爲監視中官設標兵御史宋賢詆其諂附中人帝怒貶賢三秩禾嘉持論每與承宗異不爲所喜時有詆譏旣遭喪敗廷論益不容遂堅以疾請五年四月詔許還京以楊嗣昌代令其妻代陳病狀乃命歸田未出都卒明世舉於鄉而仕至巡撫者隆慶朝止海瑞萬曆朝張守中艾穆莊烈帝破格求才得十人邱民仰宋一鶴何騰蛟張亮以忠義著劉可訓以武功聞劉應遇孫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勞致位而陳新甲官最顯

贊曰危亂之世未嘗乏才顧往往不盡其用用矣或掣

其朋而驅之必死若是者人實為之要之亦天意也盧象昇在莊烈帝時豈非不世之才乃因抑之以至死何耶至忠義激發危不顧身若劉之綸邱民仰之徒又相與俱盡則天意可知矣

明史卷二百六十一終

明史卷二百六十一 列傳第一百五十

敕修

傅宗龍

楊文岳

傅汝為等

孫傳庭

汪喬年

張國欽等

傅宗龍字仲綸昆明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銅梁知縣調巴縣行取入為戶部主事久之授御史天啟元年遼陽破帝下募兵之令宗龍請行一月餘得精卒五千明年安邦彥反圍貴陽土寇蜂起請發帑金濟滇將士開建昌通由蜀入滇之路別設偏沅巡撫罷湖廣返

日身卷三十一 列傳 一
總兵薛來允帝多採納之又上疏仍請討賊言爲武定
尋甸患者東川土酋致千鍾爲霑益羅平患者賊婦設
科及其黨李賢輩攻圍普安爲滇黔門戶患者龍文治
妻及其黨尹二困安南據關索嶺者沙國珍及羅應魁
輩困烏撒者安效良臣皆悉其生平非臣敵臣願以四
川巡按兼貴州監軍滅此羣醜帝大喜下所司議會宗
龍以疾歸不果行四年正月貴州巡撫王三善爲降賊
陳其愚所給敗歿其夏卽家起宗龍巡按其地兼監軍
初部檄滇撫閔洪學援黔以不能過盤江而止宗龍旣
被命洪學令參政謝存仁參將袁善及土官普名聲沙

等以兵五千送之宗龍直渡盤江戰且行寇悉破
乃謝遣存仁善以名聲等士兵七百人入貴陽禽斬其
愚軍民大快宗龍盡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順將士勇
怯巡撫蔡復一倚信之請敕宗龍專理軍務設中軍旗
鼓裨將以下聽賞罰可之宗龍乃條上方略又備陳黔
中艱苦講大發餉金亦報可初三善令監軍道臣節制
諸將文武不和進退牽制宗龍反其所爲令監軍給芻
糧覈功罪不得專進止由是諸將用命連破賊汪家冲
蔣義寨直抵織金五年正月總理魯欽敗績於陸廣河
宗龍上言不合滇蜀則黔不能平賊不專總督任則不

能合滇蜀兵請召還朱燮元以復一兼督四川開府道
義而移蜀撫駐永寧滇撫駐霑益黔撫駐陸廣沅撫駐
偏橋四面並進發餉二百萬金給之更設黔蜀巡撫帝
以復一新敗令解官卽以燮元代而命尹同臯撫蜀而
城撫黔沅撫閩夢得移鎮一如宗龍議陸廣敗後諸苗
復蠢動復一宗龍謀討破烏粟螺螭長田諸叛苗大破
平越賊毀其砦百七十賊黨漸孤宗龍乃條上屯守策
言蜀以屯爲守黔則當以守爲屯葢安酋土地半在水
外犵狓龍仲蔡苗諸雜種緩急與相助賊有外藩我無
邊蔽黔兵所以分力愈詘臣謂以守爲屯者先發兵據

河套賊所恃然後撫勦諸種隨渡口大小置大小寨深
清高壘置烽墩礮臺小渡則塞以木石使一粟不入水
內一賊不出水外賊無如我何又令沿河兵習水戰當
賊耕耨時頻出奇兵渡河擾之賊不敢附河而居而後
我可以議屯也屯之策有二一曰清衛所原田一曰割
逆賊故壤而以衛所之法行之葢黔不患無田患無人
客兵聚散無常不能久駐莫若倣祖制盡舉屯田以授
有功因功大小爲官高下自指揮至總小旗畀以應得
田爲世業而禁其私賣買不待招徠戶口自實臣所謂
以守爲屯者如此然兵當用四萬八千人餉當歲八十

餘萬時當閏二年如此而後賊可盡滅也部議從之復
一卒王瑛代事悉倚辦宗龍乃漸剪水外逆黨將大興
屯田邦彥懼謀沮之六年三月大舉渡河入寇宗龍擊
破邦彥趙官屯斬老蟲添威名大著當是時大帥新亡
全黔震動燮元遠在蜀城擁虛位非宗龍黔幾殆詔加
太僕少卿憂歸宗禎三年起故官用孫承宗薦擢右僉
都御史巡撫順天未幾拜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
督薊遼保定軍務用小故奪官矣居久之十年十月流
寇大入蜀陷蜀三十餘州縣帝拊髀而思宗龍曰使宗
龍撫蜀賊安至是哉趣卽家起宗龍宗龍至蜀代王維

章與總兵羅尚文禦却賊十二年五月以楊嗣昌薦召
爲兵部尚書去蜀宗龍自定黔亂後凡十有四年輒起
用用不久輒遷去八月至京入見帝宗龍爲人伉直任
氣不能從諛承意帝憤中樞失職嗣昌以權詭得主知
宗龍樸忠初入見卽言民窮財盡帝頹然之顧猥猥言
不已遂怫然曰卿當整理兵事爾旣退語嗣昌曰何哉
宗龍善策黔而所言卑卑皆他人唾餘何也自是所奏
請多中格熊文燦旣罷宗龍乃言向者賊流突東西嗣
昌故建分勦之策今則流突者各止其所臣請收勢險
節短之效總理止轄楚豫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

慶各率所轄撫鎮期十二月成功因薦湖廣巡撫方孔炤堪代文燦帝不用用嗣昌督師嗣昌既督師上章請兵食不悉應劾中樞不任宗龍亦劾嗣昌徒耗敝國家不能報效以氣凌廷臣會薊遼總督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爲團練總兵官中官高起潛又揭肇基惟怯宗龍不卽覆帝遂發怒責以抗旨令對狀奏上復以戲視封疆下吏法司擬戍邊不許欲寘之死在獄二年矣十四年春嗣昌死尚書陳新甲薦其才帝未有以應也良久曰樸忠吾以夙負用之宜盡死力遂釋之出獄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丁啟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當

是之時李自成有衆五十萬自陷河洛犯開封繼攻汴復自南陽趨鄧浙與合兵帝命宗龍專辦自成議盡括關中兵餉以出然屬郡旱蝗已不能應九月四日以川陝兵二萬出關次新蔡與保督楊文岳兵會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兵共結浮橋東渡汝合兵趨項城五日兩軍畢渡走龍口自成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將趨汝寧覘兩督兵至盡伏精銳於林中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人龍使後騎覘賊還報曰賊向汝矣結浮橋將渡矣宗龍文岳夜會諸將於龍口詰朝將戰六日兩軍並進中道一騎馳而告曰賊畢渡矣復進一騎馳

而告曰賊半渡矣三分渡其二矣宗龍文岳曰驅之走三十里至於孟家莊日卓午人龍大威曰馬力乏矣詰朝而戰止兵爲營諸軍弛馬甲植戈鏢散行墟落求芻牧賊覘之塵起於林中伏甲竝出搏我兵人龍有馬千騎不戰國奇以麾下兵迎擊之不勝秦兵保兵俱潰人龍大威奔沈邱國奇從之三帥師潰宗龍文岳合兵屯火燒店賊以步兵攻其營諸軍鳴大礮震死賊百餘日暮賊引去宗龍軍西北文岳軍東南畫塹而守保兵宿潰保督副將挾文岳騎而馳夜奔於項城宗龍復分秦兵立營於東南諸將分壁當賊壘九日故人龍國奇還

兵救二帥不應宗龍曰彼避死宜不來吾豈避死哉語其麾下曰宗龍老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軍決一死戰不能效他人捲甲走也召裨校李本實卽文岳壁穿塹築壘以拒賊賊亦穿塹二重以圍之十一日秦師食盡宗龍殺馬騾以享軍明日營中馬騾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十八日營中火藥鉛子矢竝盡宗龍簡士卒夷傷死喪之餘有衆六千夜半潛勒諸軍突賊營殺千餘人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諸軍且戰且走十九日日卓午未至項城八里賊追及之執宗龍呼於門曰秦督圍隨官丁也請啟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

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賊唾宗龍宗龍罵賊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爲賊賺城以緩死哉賊抽刀擊宗龍中其腦而仆斫其耳鼻死城下事聞帝曰若此可謂樸忠矣復官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諡忠壯廕子錦衣世百戶子祭葬人龍國奇兵潰歸陝賊遂屠項城分兵屠商水扶溝遂攻葉縣

汪喬年字歲星遂安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母憂歸崇禎二年起工部遷青州知府以治行卓異遷登萊兵備副使乞終養歸父喪除祀官平陽遷陝西右參政提督學校再以卓異就遷按察使喬年清苦

自屬惡衣菲食之官攜一僕不以家自隨爲青州行廊置土銚十餘訟者自炊候鞠吏無敢索一錢自負才武休沐輒馳騎習弓刀擊刺寢處風露中十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李自成已破河南聲言入關喬年疾驅至商洛不見賊賊圍關封而三邊總督傅宗龍亦至陝議抽兵括餉則關中兵食已盡無以應宗龍喬年握手歔歔而別未幾宗龍敗歿於項城喬年流涕歎曰傅公死討賊無人矣已又聞詔擢喬年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代宗龍部檄踵至趣出關是時關中精銳盡沒於項城喬年曰兵疲餉乏當方張之寇我出如以

肉饅虎耳然不可不一出以持中原心乃收散亡調遣
卒得馬步三萬人十五年正月率總兵賀人龍鄭嘉棟
牛成虎出潼關先是臨穎爲賊守左良玉破而屠之盡
獲賊所擄自成聞之怒舍開封而攻良玉良玉退保鄆
城賊圍之急喬年諸將議曰鄆城危在旦夕吾趨鄆賊
方銳難與爭鋒吾聞襄城距鄆四舍賊老砦威在吾舍
鄆而以精銳攻其必應賊必還兵救則鄆城解矣鄆城
解我擊其前良玉乘其背賊可大破也諸將皆曰善乃
留步兵火器於洛陽簡精騎萬人兼程進次郊縣襄城
人張永祺等迎喬年二月二日喬年入襄城分人龍嘉

棟成虎軍三路駐城東四十里逼鄆城而軍而自勒兵
駐城外賊果解鄆城而枚襄城賊至三帥奔良玉救不
至軍大潰喬年歎曰此吾死所也率步卒千餘入城守
賊穴地實火藥攻城喬年亦穿隙視所鑿長矛刺之賊
礮擊喬年坐纛雉堞盡碎左右環泣請避之喬年怒以
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二十七日城陷巷戰
殺三賊自到不殊爲賊所執大罵賊割其舌磔殺之襄
城人建祠而祀之時張國欽張一貫黨戚李萬慶及監
紀西安同知孫兆祿對官李可從襄城知縣曹思正從
喬年皆死之萬慶者降將射塌天也又有馬帥某者逸

其名兆祿鹽山人可從盤屋人黨威神木人餘莫老黨
威則嘗擊賊於西維峪禽賊首竇阿婆者也自成購永
祺不得屠其族剗諸生劉漢臣等百九十人自成數
月之間再敗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又數萬威震河維
初喬年之撫陝西也奉詔發自成先塚木脂令邊大受
河間靜海舉人健令也謂得其族人爲縣吏者掠之言
去縣二百里曰李氏村亂山中十六塚環而葬中其始
祖也相傳穴仙人所定曠中鐵燈檠鐵燈不滅李氏興
如其言發之螻蟻數石火光熒熒然斲棺骨青黑被體
黃毛腦後穴大如錢赤蛇盤三四寸角而飛高丈許咋

咋吞日光者六七反而伏喬年函其顛骨腊蛇以聞焚
其餘雜以穢棄之自成聞之啗齒大恨曰吾必致死於
喬年既殺喬年由西華攻陳州氏文
楊文岳字斗望南充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天
啟五年擢兵科給事中屢遷禮科都給事中崇禎二年
出爲江西右參政歷湖廣廣西按察使雲南山西左右
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登萊十二年擢兵部右侍
郎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代孫傳庭十四年正月奉
自成陷洛陽犯開封文岳率總兵虎大威以衆二萬
救渡河賊先遁追擊於鳴臯還駐兵開封疫作乃頓

於汝寧出屯西平新蔡間七月自成走內鄉浙川與羅汝才合文岳趨鄧州自成還攻之文岳戰三捷斬其魁一條龍一隻龍賊遁去九月會陝西總督傅宗龍於新蔡與賊遇大潰於孟家莊再潰於火燒店部將挾文岳夜入於項城明日奔陳州宗龍遂覆沒事聞文岳革職充爲事官戴罪自贖乃收集散亡率所部就巡撫高名衡防杞賊遂攻破縣拔泌陽乘勝陷南陽殺唐王下鄧州等十四城再圍開封明年正月文岳馳救開封論功復官臨穎爲賊守左良玉破而屠之退保鄆城自成圍鄆城二月督師丁啟睿及文岳大威救鄆城賊潰距官

軍數里而營文岳啟睿相犄角持十一晝夜總督汪喬年出關賊引去再攻開封六月詔起侯恂兵部右侍郎總督保定山東河南湖北軍務代文岳命所司察文岳罪狀七月朔文岳啟睿合良玉大威及楊德政方國安四總兵之師次朱仙鎮諸軍盡潰啟睿文岳奔汝寧賊渡河追奔四百里官軍死亡數萬詔褫官侯勘九月文岳在汝寧夜襲賊營有功賊旣灌開封旋敗孫傳庭兵以閏十一月悉衆薄汝寧老獬革裏眼左金王等畢會文岳遣都司康世德以輕騎偵賊世德走還汝將其步騎五百夜縱火噪而奔十三日羣賊竝至壓汝寧五

里而軍監軍僉事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文岳以保兵屯城西賊兵進攻相持一晝夜川兵潰殺傷數百賊奪其馬騾悉衆攻保兵漸不支僉事王世琮知府傅汝爲通判朱國寶總將士入城副將賈梯參將馮名聖亦掖文岳貞會登城明日賊四面環攻戴屏以陣矢石雲梯堵牆而立城頭矢礮播石雨集賊死傷山積而攻不休一鼓百道並登執文岳及世琮國寶梯名聖於城頭殺汝陽知縣文師頤於城上汝爲聞變赴水死賊擁文岳等見自成罵賊怒縛之城南三里鋪以大礮擊之洞胃糜骨而死士民屠戮數萬焚公私廨舍殆盡貞會執

去不知所終自成以文岳死忠備禮斂之遂拔營走確山信陽泌陽嚮襄陽虜崇王由橫崇世子諸王妃及河南懷安諸王以行汝爲字于宣江陵人崇禎七年進士世琮字仲發達州人國寶成都人師頤全州人皆舉人世琮嘗爲汝寧推官討土寇流矢貫耳不爲動時號王鐵耳者也師頤泣任甫三日

孫傳庭字百雅代州振武衛人自父以上四世舉於鄉傳庭儀表頎碩沈毅多籌略萬曆四十七年成進士授永城知縣以才調商邱天啟初擢吏部驗封主事屢遷稽勲郎中請告歸家居久不出崇禎八年秋始遷驗封

郎中趙遷順天府丞陝西巡撫甘學濶不能討賊秦之士大夫譁於朝乃推邊才用傅庭以九年三月受代傅庭泣秦嚴徵發期會一從軍與法秦人愛之不如總督洪承疇然其才自足辦賊賊首整齊王據商維諸將不敢攻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當是時賊亂關中有名字者以十數高迎祥最強拓養坤黨最衆所謂闖王蝎子塊者也傅庭設方略親擊迎祥於盤屋之黑水峪禽之及其偽領哨黃龍總管劉哲獻俘闕下錄功增秩一等而賊黨自是乃其推李自成爲闖王矣明年養坤及其黨張耀文來降已而養坤叛去論其下追斬之擊賊惠

登相於涇陽三原登相西走河南賊馬進忠劉國能等十七部入渭南追之出關復合河南兵夾擊之先後斬首千餘級進忠等復擾商維藍田叛卒與之合將犯西安遣左光先曹變蛟追走之渭南降其渠一條龍招還脅從募健兒擊餘賊斬聖世王瓦背一翅飛降鎮天王上山虎又殲白捍賊渠魁數人關南稍靖遣副將盛略等敗賊大天王於寶鷄賊走入山谷傅庭追之鳳翔他賊出棧道謀越關犯河南還軍擊賊走伏斜谷復大敗之降其餘衆西安四衛舊有屯軍二萬四千田二萬餘頃其後田歸豪右軍盡虛籍傳庭釐得軍萬一千有奇

歲收屯課銀十四萬五千餘兩米麥萬三千五百餘石
帝大喜增秩資銀幣會楊嗣昌入爲本兵條上方略洪
承疇以秦督兼勦務而用廣撫熊文燦爲總理分四正
六隅馬三步七計兵十二萬加派至二百八十萬期百
日平賊傳庭移書爭之曰無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屢經
潰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賊不必盡而害中
於國家累數千言嗣昌大忤部議秦撫當一正面募土
著萬人給餉銀二十三萬以商雒等處爲汛守傳庭知
其不可用也乃核帑藏蠲贖緩得銀四萬八千市馬募
兵自辦減賊具不用部議會諸撫報募兵及額傳庭疏

獨不至嗣昌言軍法不行於秦自請白衣領職以激帝
怒傳庭奏曰使臣如他撫籍郡縣民兵上之遂謂及額
由臣先所報屯兵已及額矣况更有募練馬步軍數且
踰萬何嘗不遵部議至百日之期商雒之汛守臣皆不
敢委然使賊入商雒而臣不能禦則治臣罪若臣扼商
雒而踰期不能滅賊誤勦事者必非臣嗣昌無以難然
銜之彌甚傳庭兩奉詔進秩當加部銜嗣昌抑弗奏十
一年春賊破漢陰石泉則坐傳庭失援削其所加秩傳
庭出扼商雒大天王等犯慶陽寶雞還軍戰合水破老
之獲其二子追擊之延安過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

鳳翔逼澄城傳庭分兵五道擊之楊家嶺黃龍山大破
之斬首二千餘級大天王知二子不殺遂降賊引而北
犯延安傳庭策鄜州西合水東三四百里荒山邃谷賊
入當自斃乃率標兵中部遏其東傲變蛟慶陽拒其西
伏兵三水淳化間賊饑出掠食則大張旗幟鳴鼓角以
邀之一日夜馳二百五十里賊大驚西奔至職田莊遇
伏而敗復走寶雞取棧道再中伏大敗折而走隴州關
山道又爲伏兵所挫三敗賊死者無算過天星混天星
竝降又逐賊邠寧間陷陣獲其渠河南賊馬盡忠馬光
玉驅宛洛之衆箕張而西傳庭擊之賊還走又設伏於

潼關原變蛟逐賊入伏而闕王李自成者爲洪承疇所
逐盡亡其卒以十八騎潰圍遁關中羣盜悉平是爲崇
禎之十一年春也捷聞大喜先敘澄城之捷命加傳庭
部銜嗣昌仍格不奏當是時總理熊文燦主撫湖廣賊
張獻忠已降惟河南賊如故羅汝才馬進忠賀一龍左
金王等十三部西窺潼關聯營數十里傳庭計曰天下
大寇盡在此矣我出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降則滅
此賊平天下無賊矣獻忠卽狙伏無能爲也乃遂引兵
東大敗賊閔鄉靈寶山間貫其營而東復自東以西賊
窘甚以文燦招降手諭上言旦夕且降傳庭曰爾曹目

就熊公言撫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是偽也降卽解甲求
有說卽非真降吾明日進兵矣明日擐甲而出得文
檄於途中曰毋如吾撫功又進得本兵嗣昌手書亦云
傳庭怏怏撤兵還然賊迄不就撫移瞰商雒文燦悔期
傳庭夾擊屬吏王文清等三戰三敗之賊奔內鄉浙川
而去傳庭旣屢建大功其將校數奉旨優敘嗣昌務抑
之不爲奏傳庭懇請上其籍於部嗣昌曰需之十月京
師戒嚴召傳庭及承疇入衛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代總督盧象昇督諸鎮援軍賜劍當是時傳庭提
兵抵近郊與嗣昌不協又與中官高起潛忤降旨切責

不得朝京師承疇至郊勞且命陞見傳庭不能無歎
無何嗣昌用承疇以爲薊督欲盡留秦兵之人援者守
薊遼傳庭曰秦軍不可留也留則賊勢張無益於邊是
代賊撤兵也秦軍妻子俱在秦兵日殺賊以爲利久留
於邊非誹則逃不復爲吾用必爲賊用是驅民使從賊
也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嗣昌不聽傳庭爭之不能得
不勝鬱鬱耳遂聾傳庭初受命疏言年來疆事決裂由
計畫差謬事竣當面請決大計明年帝移傳庭總督保
定山東南軍務旣解嚴疏請陞見嗣昌大驚謂傳庭
將領之斥來役賁疏還之傳庭傳庭慍引疾乞休嗣昌

又劾其託疾非真。帝遂發怒，斥爲民下巡撫。楊一僞覈真僞，一僞奏言真。帝非託疾，并下一僞獄。傳庭長繫待決，舉朝知其冤，莫爲言。在獄三年，文燦、嗣昌相繼敗，而是時闖王李自成者已攻破河南矣。犯開封，執宗龍，殺唐王兵散，而賊益橫。帝思傳庭言朝士薦者益衆，十五年正月，起傳庭兵部右侍郎，親御文華殿，問勦賊安民之策。傳庭侃侃言，帝嗟歎久之。燕勞賞賚甚渥，命將禁旅，援開封，開封圍已解，賊殺陝督汪喬年。帝卽命傳庭往代，大集諸將於關中，縛援勦總兵賀人龍，坐之麾下，數而斬之。謂其開縣噪歸，猛帥以孤軍失利而獻曹

出柙也。又謂其遇敵先潰，新蔡襄城連喪二督也。諸將莫不洒然動色者。傳庭旣已誅殺人龍，威讐三邊，日夜治軍爲平賊計，而賊遂已。再圍開封，詔御史蘇京監延寧甘固軍，趣傳庭出關。傳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聽。傳庭不得已出師，以九月抵潼關。大雨連旬，自成決馬家口河灌開封，開封已陷。傳庭趨南陽，自成西行。逆秦師，傳庭設三覆以待賊。牛成虎將前軍，左勦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陽北以誘賊。賊奔入伏中，成虎還兵而鬪。高傑、董學禮突起翼之，左勦鄭嘉棟左，右橫擊之。賊潰東走，斬首千餘，追三十里及之。郟縣之

琢頭賊棄甲仗軍資於道秦兵趨利賊覘我軍囂反乘之左勦蕭慎鼎之師潰諸軍皆潰副將孫稜秀躍馬以追賊擊殺數十騎賊兵圍之馳突不得出馬蹶被執植立不撓以刃臨之瞠目不答一人曰此孫副將也遂殺之參將黑尚仁亦被執不屈而見殺覆軍數千材官小將之死者張映奎李棲鳳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賊倍獲其所喪馬傳庭走鞏由孟入關執斬慎鼎罰勦馬以二千以勦父光先故貸勦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所謂柿園之役也傳庭既已敗歸陝西守潼關扼京師上游

且我軍新集不利遠戰乃益募勇士開屯田繕器械聚三家出壯丁一火車載火礮甲仗者三萬輔戰則驅之拒馬止則環以自衛督下苛急夜以繼日秦民不能堪而關中頻歲饑駐大軍餉之士大夫厭苦傳庭所爲用法嚴不樂其在秦相與譁於朝曰秦督翫寇矣又相與危語恫脇之曰秦督不出關收者至矣明年五月命兼督河南四川軍務尋進兵部尚書改稱督師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賜劍趣戰益急傳庭頓足歎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頃之不得已遂再議出師總兵牛成虎將前鋒高

傑將中軍王定官撫民將延寧兵爲後勁白廣恩統火車營檄左良王赴汝寧夾擊當是時自成已據有河南湖北十餘郡自號新順王設官置戍營襄陽而居之將由內浙窺商雒盡發荆襄兵會於汜水滎澤伐竹結筏人佩三葫蘆將謀渡河傳庭分兵防禦八月十日傳庭出師潼關次於閩鄉二十一日師次陝州檄河南諸軍渡河進勦九月八日師次汝州僞都尉四天王李養純降養純言賊虛實諸賊老營在唐縣僞將吏屯寶豐自成精銳盡聚於襄城遂破賊寶豐斬僞州牧陳可新等遂擄唐縣破之殺家口殆盡賊滿營哭轉戰至郊縣遂

禽僞將教將軍謝君友所賊坐纛尾自成幾獲賊奔襄城大軍遂進逼襄城賊懼謀降自成曰無畏我殺王焚陵罪大矣姑決一死戰不勝則殺我而降未晚也而大軍時皆露宿與賊持久而道薄糧車不能前士饑攻郊破之獲馬羸數之立盡雨七日夜不止後軍譁於汝州賊大至流言四起不得已還軍迎糧留陳永福爲後拒前軍既移後軍亂永福斬之不能止賊追及之南陽官軍還戰賊陣五重饑民處外次步卒次馬軍又次驍騎老營家口處內戰破其三重賊驍騎殊死鬪我師陣稍動廣恩軍將火車者呼曰師敗矣脫輓輅而奔車傾塞

道馬絳於衡不得前賊之鐵騎凌而騰之步賊手白
遞擊中者首兜鑿俱碎自成空壁躡我一日夜官兵
奔四百里至於孟津死者四萬餘失亡兵器輜重數十
萬傳庭單騎渡垣曲由閩鄉濟賊獲督師坐纛乘勝破
潼關大敗官軍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躍馬大呼而
歿於陣廣恩降賊傳庭屍竟不可得傳庭死關以內無
堅城矣初傳庭之出師也自分必死顧語繼妻張夫人
曰爾若何夫人曰丈夫報國耳母憂我及西安破張率
二女三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世寧亟避賊去之兒踰
牆墮民舍中一老翁收養之長子世瑞聞之重趼入秦

得夫人屍井中面如生翁歸其弟世寧相扶攜還道路
見者知與不知皆泣下傳庭死時年五十有一矣傳庭
再出師皆以兩敗也或言傳庭未死者帝疑之故不予
贈廕傳庭死而明亡矣

贊曰流賊蔓延中原所恃以禦賊者獨秦兵耳傳宗龍
孫傳庭遠近相望倚以辦賊汪喬年楊文岳奮力以當
賊鋒而終於潰債此殆有天焉非其才之不任也傳庭
敗死賊遂入關勢以愈熾存亡之際所係豈不重哉

明史卷二百六十二終

民吏金...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黃曰... 吳法... 薛夫人...

明史卷二百六十三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與升總核軍務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和殿學士兼管吏部都察院事

敕修

萬頌宋一鶴 沈壽崇 蕭漢 馬師孔 黃綱等

查田林日瑞 郭天吉等 蔡懋德 趙建極等

黨隆衛景瑗 朱家仕等 朱之馮 朱敏泰等

陳士奇 陳縹等 龍文光 劉佳引

劉之勃 劉鎮藩

宋一鶴宛平人爲諸生見天下大亂即究心兵事崇禎三年舉於鄉授教諭以薦遷邱縣知縣復以薦加東昌

同知仍知縣事巡按御史禹好善以一鶴知兵薦之授
兵部員外郎尋擢天津兵備僉事改飭汝南兵備駐信
陽時熊文燦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
主撫議一鶴降其盜魁黃三耀又降其死賊順天王之
黨劉喜才一鶴先後勦劇賊斬首七百有奇從副將龍
在田破賊固始一鶴毒殺其賊千人左良玉降其賊李
萬慶一鶴撫而定之數萬文燦屢上其功薦之推副使
調鄖陽文燦誅楊嗣昌代以一鶴能薦之擢右僉都御
史代方孔炤巡撫湖廣時湖廣賊爲諸將所逼多竄入
四川一鶴以雲南軍移鎮當陽中官劉元斌以京軍移

鎮荆門相犄角左良玉等大破賊於瑯琊山一鶴敘功
增俸遣副將王允成孫應元等大破賊汝才五大營於
豐邑坪斬首三千餘級嗣昌署一鶴荆楚第一功獻忠
陷襄陽與革裏眼左金王等東萃黃州汝寧間一鶴移
駐蘄州焚舟過賊渡賊移而北一鶴又斷橫江賊不敢
渡嗣昌卒丁啓睿代啓睿破獻忠於麻城會一鶴及鳳
陽總督朱大典安慶巡撫鄭二陽蹙賊左金王老回回
等於潛山懷寧山中一鶴又督參將王嘉謨等追破左
金王爭世王治世王於燈草坪斬首千八百級十五年
遣部將陳治等合江北兵破賊於桐城舒城一鶴起鄉

舉不十年秉節鉞廷臣不能無忮御史衛周允上疏醜
詆一鶴一鶴屢建功然亦往往蒙時詬嗣昌父名鶴一
鶴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鳥楚人傳笑之一鶴亦連疏引
疾帝疑其偽下所司嚴核先以襄陽陷奪職戴罪至是
許解官候代趨救汝寧汝寧城已陷十二月襄陽德安
荊州連告陷一鶴趨承天護獻陵陵軍柵木爲城賊積
薪燒之烟冒純德山城穿一鼓而登犯獻陵毀禋殿守
陵巡按御史李振聲總兵官錢中選皆降遂攻承天歲
除明年正月二日有以城下賊者城陷一鶴自經故留
守沈壽崇鍾祥知縣蕭漢俱死分巡副使張鳳翥走人

山中先是左良玉軍擾襄樊一鶴疏糾之既良玉自襄
走承天軍饑而掠乞餉於一鶴不許良玉銜之至是一
鶴謀留良玉兵良玉走武昌故及於難壽崇宣城人都
督有容子崇禎初武進士忤巡按被劾罷未行而賊至
遂及於難贈都督僉事廕子錦衣百戶漢字雲濤南豐
人崇禎十年進士秩滿將行賊薄城卽辭家廟授輓於
妾媵曰男忠女烈努力自盡遂出登陴拒守五晝夜元
旦突圍出趨獻陵賊騎環之漢大呼鍾祥令在誰敢驚
陵寢者賊挾之去不殺說降不聽明日城陷送漢吉祥
寺謹視之求死不得越三日從僧榻得剃刀藏之取敵

紙書楊繼盛絕命詞紙盡投筆起復拾土塊畫鍾祥縣
令蕭漢願死此寺十字於壁卽對壁自剄血正濺字上
死矣賊嘉其義用錦衣斂而瘞之賊退其門人改斂之
以時服曰嗚呼大白其無黷乎吾師肯服賊服乎悉易
之詔贈漢大理寺丞振聲米脂人與自成同縣而同姓
自成呼之爲兄後復殺之將發獻陵大聲起山谷若雷
震虎嗥懼乃止

馮師孔字景魯原武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歷員外郎郎中恤刑陝西釋疑獄百八十人天啟初
出爲真定知府遷井陘兵備副使憂歸崇禎二年起臨
鞏兵備改固原再以憂歸服闋起懷來兵備副使移營
雲許鎮守中官鄧希詔希詔撫他事劾之下吏削籍歸
十五年詔舉邊才用薦起故官監通州軍勤王兵集都
下剽劫公行割婦人首報功師孔大怒以其卒抵死明
年舉天下賢能方面官鄭三俊薦師孔六月擢右僉都
御史代蔡官治巡撫陝西調兵食趣總督孫傳庭出關
當是之時賊十三家七十二營降師殆盡惟李自成張
獻忠存自成尤強據襄陽以河洛荆襄四戰之地關中
其故鄉土馬甲天下據之可以霸決策西向憚潼關天
險將自浙川龍車寨間道入陝西傳庭聞之令師孔率

四川甘肅兵駐商雒爲犄角而師孔趨戰無何我師
績於南陽賊遂乘勝破潼關大隊長驅勢如破竹師孔
整衆守西安人或咎師孔趣師致敗也賊至守將王根
子開門入之十月十一日城陷師孔投井死同死者按
察使黃綱長安知縣吳從義秦府長史章尚綱指揮崔
爾達綱字季侯光州人天啟二年進士崇禎中以淮海
兵備副使憂歸流賊陷州城綱方廬墓山中子彝如死
於賊其妹亦被難服除起臨鞏兵備副使調番兵大破
李自成潼關原尋以右參政分守洮岷擢陝西按察使
自成勸之降叱曰潼關之役汝我戮餘也今日肯降汝

耶妻王赴井綱得間亦赴井皆死贈太常卿諡忠烈尚
綱會稽人聞城陷投印井中冠服趨王府端禮門雉經
贈按察司副使從義山陰人兒時夢一人拊其背曰我
寒松栢其在斯乎崇禎十三年成進士之官兵荒從義
練丁壯三百人殺賊賊破秦從義曰嗟乎豈非天哉吾
唯昔夢是踐矣遂投井死贈按察司僉事爾達不知何
許人亦投井死之自是長安多義井賊遂執秦王存樞
處其宮署置百官稱王西安坐王府中日執士大夫拷
掠索金錢分兵四出攻抄有小吏邱從周者長不及三
人乘醉罵自成曰若一小民無賴妄踞王府將僭偽號

而所爲暴虐若此何能久賊怒斫殺之而布政使平朔
陸之祺及里居吏部郎乾州宋企郊提學僉事真寧章
煇皆降賊得寵用先是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
藩孰與秦晉秦晉山險用武國也請諭二王以勦賊保
秦責秦王以遏賊不入責晉王王能殺賊假王以大將
軍權不能殺賊悉輸王所有餉軍與其賈盜賊平益封
王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明報矣二王獨不鑒十一宗
之禍乎賢王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是
賊果破秦悉爲賊有焉

林日瑞字浴元詔安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宗禎初以

江西右參政憂歸服闋起故官分守湖廣屬縣鉛山界
閩妖人聚山中謀不執圍鉛山日瑞擊敗之搗其巢屢
遷陝西左右布政使十五年夏遷右僉都御史代呂大
器巡撫甘肅明年十一月李白成屠慶陽其別將賀錦
犯蘭州蘭州人開城迎賊賊遂渡河涼州莊浪二衛降
卽進逼甘州日瑞聞賊急結西羌嚴兵以待而自率副
將郭天吉等扼諸河十二月賊踏冰過直抵甘州城
下日瑞入城戰且守大雪深丈許樹盡介角幹折手足
皸瘃守者咸怨賊乘夜坎雪而登城陷執日瑞誘以官
不從磔於市初日瑞撫甘肅廷議以其不任也遣楊汝

經代之未至日瑞遂及於難天吉及總兵官馬燁撫
中軍谷維新姚世儒監紀同知監臺里居總兵官羅俊
傑趙宦並死之賊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三邊既陷列
城望風降惟西寧衛固守不下賊無後顧乃長驅而東
福王時贈日瑞兵部尚書臺太僕寺少卿皆賜葬祭
蔡懋德字維立崑山人少慕王守仁爲人著管見宗良
知之說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杭州推官天啓間行
取入都同鄉顧秉謙柄國懋德不與通秉謙怒以故不
得顯擢授禮部儀制主事進祠祭員外郎尚書率諸司
往謁魏忠賢祠懋德託疾不赴崇禎初出爲江西提學

副使好以守仁拔本塞源論教諸生大抵釋氏之緒論
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興湖州劇盜屠阿丑有衆千餘
出沒太湖懋德曰此可計禽也悉召瀕湖豪家把其罪
簡壯士與同發遂禽阿丑皆曰懋德知兵內艱服除起
井陘兵備旱懋德禱卽雨他鄉爭迎以禱又輒雨調寧
遠以守松山及修臺堡功數敘賚會災異求言懋德上
省過治平二疏規切君相一時咸笑爲迂懋德好釋氏
律身如苦行頭陀楊嗣昌謂其清修弱質不宜處邊地
改濟南道濟南新殘破大更多缺人懋德攝兩司及三
道印遷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田荒穀貴民苦催

科賊復以先服不輸租相煽誘懋德亟檄州縣停徵上
疏自劾詔鑄七級視事十四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西召對賜酒饌銀幣明年春抵任討平大盜王冕十
月統兵入衛京師詔扼守龍泉固關二關李自成已陷
河南懋德禦之河上十六年冬自成破潼關據西安盡
有三秦十二月懋德師次平陽遣副將陳尚智扼守河
津山西京師右背蒲州北抵保德悉隣賊依黃河爲險
然窮冬冰合賊騎得長驅懋德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
定宣府大同兵疾赴河干合拒中朝益積憂山西言防
河者甚衆然無兵可援懋德以疲卒三千當百萬狂寇

時太原洶洶晉王手教趣懋德還省十八日懋德去平
陽二十日賊抵河津自船窩東渡尚智走還平陽二十
二日賊攻平陽拔之尚智奔入泥源山中二十八日懋
德還太原明年正月自成稱王於西安賊旣渡河轉掠
河東列城皆陷於是山西巡按御史汪宗友上言曰晉
河二千里平陽居其半撫臣懋德不待春融冰泮遽爾
平陽返旆賊卽於明日報渡矣隨行馬步千人卽時倍
道西向召集陳尚智叛卒移檄各路防兵援勦乃不發
一兵歲終至省臣言宜提一旅星馳而前張聲討尚
冀柔榆之收無如不聽何賊日遣僞官區區餘郡皆失

明史卷三十三 列傳 九
是誰之過歟有詔奪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二十三日
尚習叛降於賊於是懋德誓師於太原布政使趙建極
監司毛文炳副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
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官吏軍民咸在懋德哭衆皆哭罷
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辦一死矣
景昌卽至吾亦與俱死調陽和兵三千協守東門副中
慮其內應移之南關之外遣部將張雄分守新南門召
中軍副總兵應時盛入參謀議懋德等登城二月五日
賊至城下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出戰死之明日
自成具鹵簿督衆攻成陽和兵叛降賊又明日

德草遺表須臾大風起拔木揚砂調張雄守大南門雄
已縱城出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樓火器火藥皆在我
下卽焚樓夜中火起風轉烈守者皆散賊登城懋德北
面再拜出遺表付友人賈士璋問道達京師語人曰吾
學道有年已勘了死生今日吾致命時也卽自剄麾下
持之時盛請下城巷戰顧懋德曰上馬懋德上馬時盛
持矛突殺賊數十人至炭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出
西門懋德遽下馬曰我當死封疆諸君自去衆復擁懋
德上馬至水西門懋德叱曰諸君欲陷我不忠耶復下
馬據地坐時盛已出城殺妻子還顧不見復斫門入語

明史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九
懋德曰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縊未絕時
盛釋甲加其肩乃絕時盛取弓弦自經建極危坐公堂
賊擁之見自成不屈將斬之下階呼萬歲者再曰臣失
守封疆死有餘罪自成以爲呼已也曳還建極瞋目曰
我呼大明皇帝寧呼賊耶立射殺之時自成執晉王據
王宮云文炳被殺妻趙妾李亦投井死子兆夢甫數歲
賊掠去士民以其忠臣子也贖而歸之欲降剛中不從
殺之首旣墮復躍起丈餘賊皆辟易賊適得新刀拱辰
睨之問何睨曰欲得此斫頭耳遂取斬之康周巷戰死
志泰不食死自懋德而下太原死事凡四十有六人賊

皆尸之城上自成恨懋德之不降也驗其尸以刃斷頸
而去福王時以懋德不守河爲失策乃謚忠襄賜祭葬
而不予贈廕餘賜恤有差間考四十六人行事多缺姓
名不傳莫得而次云建極河南永寧人賊掠永寧時建
極五子皆死後生三子又天至是趙氏一門竟絕文炳
字夢石鄭州人以吏科給事中出爲山西兵備副使爲
給事時楊嗣昌督師議調民兵討賊文炳言民兵可守
不可調不若官軍乘馬便殺賊又言當大計主計者喜
奔競抑廉靜宜令官得互糾不公者帝皆納其言剛中
字坦生陵縣人爲南京給事中奏保護留都六事又陳

漕事救弊之要山東饑疏言民死而丁存田荒而賦在
安得不爲盜宜清戶口并里甲皆切時病遷山西副使
拱辰字星伯掖縣人知朝邑鹽城二縣數遷數貶歷淮
徐兵備僉事督漕侍郎史可法謂其不任移之冀寧建
極文炳剛中拱辰由進士康周字晉侯安邱人由鄉舉
時盛遼陽諸生爲懋德所知拔隸幕下至都督僉事志
秦虞城人餘莫考太原旣破賊移檄遠近所至郡縣望
風結寨以拒官兵而其仗義死難陷胸斷脰而甘心者
則有若安邑知縣房之屏宛平人起家鄉舉城陷北向
拜天子入署拜其母命妻子各自盡遂投井賊曳出斬

之忻州知州楊家龍字惕若曲陽人爲寧鄉知縣凡七
年流亡復其業遷忻賊卽至曰此城必不守我出爾民
可全也出城罵賊而死州人祠祀之代州參將閻夢夔
鹿邑人汾州知州侯君昭皆城亡與亡汾陽知縣劉必
達袖出罵賊文賊譴而殺之其義勇范奇芳刺殺一僞
都尉而自剄寧武兵備副使王孕懋字有懷由太原知
府遷自成旣陷太原遣使說降孕懋斬之與總兵官周
遇吉共守城陷自殺妻楊投井殉之孕懋霸州人進士
遇吉自有傳寧武失賊破三關犯大同
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河南推官崇

續四年徵授御史劾首輔周延儒納賄行私數事復劾吏部侍郎曾楚卿儉邪帝不納出按真定諸府父喪不俟命竟歸服闋起故官疏救給事中傅朝佑李汝璈以論溫體仁下吏故帝不憚左遷行人司正歷尚寶大理丞進少卿十五年春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歲饑疫疏乞振濟蒐軍實練火器戢豪宗聲績甚著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將犯山西宣大總督王繼謨檄大同總兵官姜瓖扼之河上瓖潛使納款而還景瑗不知其變也及山西陷景瑗邀瓖歃血守瓖出告人曰衛巡撫秦人也將應賊矣代王疑之不見景瑗永慶王射殺景瑗僕會

景瑗有足疾不時出兵事瓖主之瓖兄瑄故昌平總兵也勸瓖降賊瓖慮其下不從人犒之銀言勵守城將士代王信之諸郡王分門守瓖每門遣卒二百人助守至三月朔賊抵城下瓖卽射殺永慶王開門迎賊入給景瑗計事景瑗乘馬出始知其變也自墜馬下賊執之見自成自成欲官之景瑗據地坐大呼皇帝而哭賊義之曰忠臣也不殺景瑗猝起以頭觸階石血淋漓賊引出顧見瓖罵曰反賊與我盟而叛神其赦汝耶賊使景瑗母勸之降景瑗曰母年八十餘矣當自爲計兒國大臣不可以不死母出景瑗謂人曰我不罵賊者以全母也

初六日自縊於僧寺賊歎曰忠臣移其妻子空舍戒毋
犯殺代王傳濟及其宗室殆盡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
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死者十有六人督儲郎中徐
有聲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諸生李若蔡自題其壁曰
一門完節一家九人自經家仕河州人福王時贈景瑗
兵部尚書諡忠毅賊既陷大同以兵徇陽和長驅向宣
府

朱之馮字樂三大興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權
稅河西務課贏貯公帑無所私以外艱去崇禎二年起
故官進員外郎坐累謫浙江布政司理問稍遷行人
司副歷刑部郎中浙江驛傳僉事青州參議盜劫沂水
民株連甚衆之馮捕得真盜大獄盡解禽治樂安土豪
李中行權貴爲請不聽進副使齎表入都寄家屬濟南
濟南破妻馮匿姑及子於他所而自沉於井姑李聞之
爲絕粒而死柩還之馮廬墓側三年起河東副使河東
大猾朱全宇潛通秦賊之馮至則執殺之部內以寧之
馮自妻死不再娶亦不置妾媵一室蕭然十六年正月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司餉主事張碩抱以剋餉激
變羣縛碩抱之馮出撫諭貸商民貲給散而密捕誅首
惡七人劾碩抱下吏軍情帖然明年三月李自成陷大

同之馮集將吏於城樓設高皇帝位歃血誓死守懸賞
格勵將士而人心已散監視中官杜勛且與總兵王承
允爭先納款矣見之馮叩頭請以城下賊之馮大罵曰
勛爾帝所倚信特遣爾以封疆屬爾爾至卽通賊何面
目見帝勛不答笑而去俄賊且至勛蟒袍鳴騶郊迎三
十里之外將士皆散之馮登城太息見大礮語左右爲
我發之默無應者自起焚火則礮孔丁塞或從後擊其
肘之馮撫膺歎曰不意人心至此仰天大哭賊至城下
承允開門入之訛言賊不殺人且免徭賦則舉城譁然
皆喜結綵焚香以迎左右欲擁之馮出走之馮叱之乃

南向叩頭草遺表勸帝收人心厲士節自縊而死賊棄
屍濠中濠旁大日食人屍獨之馮無損也同日死者督
糧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副將甯龍及繫獄總兵官
董用文副將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其他婦女死
義者又十餘人福王時贈之馮兵部尚書諡忠壯勛旣
降賊從攻京師射書於城中城中初聞勛死宣府帝爲
予贈廕立祠至是以爲鬼守城監王承恩倚女牆而與
諸緝勛入見帝盛稱自成上可自爲計復繼之出笑語
諸守監曰吾輩富貴自在也

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也好學有文名不知兵舉天啓

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四年考選授禮部主事擢
廣西提學僉事父憂歸服闋起重慶兵備尋改貴州復
督學政母憂闋起贛州兵備參議進副使督四川學政
廷臣交章薦士奇知兵十五年秋擢右僉都御史代廖
大奇巡撫四川松潘兵變衆數萬士奇諭以禍福成就
撫搖黃賊十三家縱橫川東北十餘年殺掠軍民無算
執少壯文其面爲軍至數十萬士奇檄副使陳其赤葛
徵奇參將趙榮貴等進討屢告捷而賊狡迄不能制士
奇本文人再督學政好與諸生談兵朝士以士奇知兵
及秉節鉞反以文墨爲事軍政廢弛石砭女將秦良玉

嘗圖全蜀形勢請益兵分守十三隘扼賊奔突置不問
蜀以是擾明年十二月朝議以其不任命龍文光代之
士奇方候代而陽平將趙光遠擁兵二萬護瑞王宮浩
自漢中來奔士民避難者又數萬至保寧蜀人震駭士
奇馳責光遠曰若退守陽平陽平吾捍衛不惜二萬金
犒軍如顛此需厚餉吾頭可斷餉不可得也光遠退屯
陽平王以三千騎奔重慶明年四月文光受代士奇將
行京師告變士奇自以知兵也曰必報國仇遂留駐重
慶遣水師參將會英擊賊於忠州焚其舟遣趙榮貴禦
賊於梁山獻忠由葫蘆壩左步右騎翼舟而上二將敗

奔遂奪佛圖關陷涪州士奇徵石砭援兵不至或勸公
已謝事宜去士奇不可賊抵城下擊以滾礮賊死無數
二十日夜黑雲四布賊穴地轟城城陷王士奇及副使
陳纁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俱被執士奇大罵賊縛於
教場將殺之忽雷雨晦冥咫尺不見獻忠仰而訴曰我
殺人何與天事用大礮向天叢擊俄晴霽遂肆廖士奇
罵不絕口而死王亦遇害賊集軍民三萬七千餘人斫
其臂遂犯成都纁本關南兵備副使護瑞王入蜀及於
難行儉字質行宣興人崇禎十年進士守重慶善撫馭
爲賊嚮死錫新建人崇禎十三年進士除巴縣知縣嘗

從士奇繼土寇彭長庚之黨又斬搖黃賊魁馬超至是
賊蒙巨板穴城錫灌以熱油多死及被執大罵抉其齒
罵不已捶膝使跪益仵立昇至教場縛樹上射之又嚮
而烙之旣死復燬其骨指揮顧景聞城陷入瑞王府以
己所乘馬乘王鞭而走遇賊呼曰賊寧殺我無犯帝子
賊刺殺王景遂死之

龍文光馬平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十七年以川北參
政擢右僉都御史代陳士奇巡撫四川聞命與總兵官
劉佳引率兵三千由順慶馳赴之部署未定數日而城
陷賊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於東門之外將戮之

勿以龍尾下垂賊以為瑞遂停刑文光佳引卒不屈賊殺文光於濯錦橋佳引自投於浣花溪

劉之勃字安侯鳳翔人崇禎七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上節財六議言先朝馬萬計草場止五六所今馬漸少場反增二倍可節省者一水衡工役費歲幾百萬近奉明旨朝廷不事興作而節慎庫額數襲為常可節省者二諸鎮兵馬時敗潰而餉額不減虛伍必多可節省者三光祿宴享賜賚大抵從簡而監局廚役多冗濫可節省者四三吳織造澤潞機杼以及香蠟藥材陶器無歲不貢積之內為廢物輸之下皆金錢可節省者五軍前

監紀監軍贊畫之官不可勝紀平時則以一人而糜半百人之餉臨敵又以千百人而衛一人之身耗食兼耗兵可節省者六又疏陳東廠三弊言東廠司緝訪而內五城外巡按以及刑部大理皆不能舉其職此不便於官守奸民千里首告假捏姓名一紙株連萬金立罄此不便於民生子弟訐父兄奴僕訐家主部民訐官長東廠皆樂聞此不便於國體帝皆納其言十五年出按四川十六年秋類報災異請緩賦省刑亦弭災一術時不能用明年正月張獻忠大破川中郡邑四月聞都城失守人心益恟懼舉人楊鏘劉道貞等謀擁蜀王至澍監

國之勃不可躍入池中議乃寢八月賊逼成都之勃與
巡撫龍文光建昌兵備副使劉士斗等分陴拒守總兵
官劉鎮藩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列大木長數
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厲衆奮擊賊却二
三里皆喜以爲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
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沉於菊
井鎮藩突圍出赴浣花溪死之之勃等被執賊以之勃
同鄉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輔立蜀世子不從遂
大罵賊攢箭射殺之時福王立於南京擢之勃右僉都
御史巡撫四川已不及聞矣

贊曰潼關旣破李自成乘勝遂有三秦渡河而東勢若
燎原宣大繼覆明亡遂決一時封疆諸臣後先爭死可
不謂烈哉然平陽之柿甫東船窩之警旋告死非難所
以處死爲難君子不能無憾於懋德焉已若夫一鶴之
死顯陵士奇之死夔州劉之勃龍文光之死成都亦
得死所者歟

明史卷二百六十三終

明史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一
為諸生同受知於督學熊尚文尚文並奇二生曰熊生
干將莫邪也賀生夏瑚商璉也舉於鄉家貧就應城
諭萬曆四十四年殿試第二人授翰林編修天啓間為
洗馬當是時廷弼已再起經畧遼東矣廣寧之敗同鄉
官將揭白廷弼之寃意逢聖且沮之逢聖作色曰此乃
國家大事吾安敢小嫌介介不以明即具草上之湖廣
建魏忠賢生祠忠賢聞上梁文出逢聖手大喜即日詣
逢聖逢聖曰誤借銜陋習耳忠賢拂然去翌日削逢聖
籍莊烈帝即位復官連進秩九年六月以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十一年

致政十四年再入閣明年再致政逢聖為人廉靜方後
砥行帝頗事操切逢聖終無所匡言其再與周廷儒同
召帝待之不如延儒及予告宴餞便殿賜金賜坐蟒感
激大哭伏地不能起帝亦泫泫動容焉是時湖廣賊大
擾明年春張獻忠連陷蕪黃逼江夏有大冶人尹如翁
逢聖門生走三百里持一僧帽一袈裟來貽逢聖逢聖
反其衣曰子第去毋憂我如翁去五月壬戌晦賊陷武
昌執逢聖叱曰我朝廷大臣若曹敢無禮賊麾使去遂
投墩子湖死也賊來自夏去以秋云大吏望衍而祭有
神夢於湖之人我守賀相殊苦汝受而視之有黑子在

其左手其徵是覺而異之竢於湖赫然而尸出驗之果是蓋沉之百有七十日面如生以冬十一月壬子殮大吏揮淚而葬之初城之陷也逢聖載家人以其舸艫出墩子鑿其舳艦皆溺賀氏死者妻危氏子覲明子婦曾氏陳氏孫三人次子光明自他所來凡二十餘人福王時贈少傅諡文忠祭葬廕子如制如翁去歸大冶大冶城破其慷慨而死者如翁也其後有傅冠冠字元甫進賢人祖炯南京刑部尚書天啓二年冠舉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崇禎十年秋由禮部在侍郎拜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性簡易有章奏發自御前冠以爲揭帖援筆判

其上既知悞惶恐引罪帝卽放歸唐王時命以原官督師江西嗜酒或劾之乃致仕

大清下江西冠走匿門人秦寧汪亨龍家亨龍執而獻之有司殺之汀州血漬地久而猶鮮

南居益字思受渭南人尚書企仲族子師仲從子也曾祖從吉與會伯祖大吉皆進士兩人子姓科第相繼企仲大吉孫萬曆八年進士以祖母年高請終養祖母旣歿授刑部主事客寓貴其家夫婦並歿企仲呼其子還之吏部尚書孫丕揚以爲賢調爲已屬歷文選郎擢太僕少卿進太僕卿三十年帝以疾詔免礦稅釋繫囚錄

建言貶斥諸臣既而悔之命礦稅如故餘所司議行吏
刑二部尚書李戴蕭大亨遲數日未奏企仲請亟罷二
人而敕二部亟如詔奉行帝大恚傳諭亟停二事落企
仲一官給事中蕭近高御史李培余懋衡亦請信明詔
帝益怒並奪其俸且命益重前貶謫官鄒元標等罰欲
以鉗言者諸閣臣力爭乃止而給事中張鳳翔迎帝意
劾企仲他事遂削籍天啓初起太常卿累遷南京吏部
尚書以老致仕師仲父軒吏部郎中嘗著通鑑綱目前
編師仲至南京禮部尚書居益少厲操行舉萬曆二十
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三遷廣平知府擢山西提學副

使鳳門參政歷按察使左右布政使並在山西天啓二
年入爲太僕卿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紅毛夷
者海外雜種縮眼赤鬚髮所謂和蘭國也自昔不通中
土由大泥咬啗吧三國通聞商萬曆中奸民潘秀引其
人據澎湖求市巡撫徐學聚令轉販之三國二國險遠
商舍而之呂宋夷人疑呂宋邀商舶攻之又寇廣東香
山澳皆敗不敢歸國復入澎湖求市且築城焉巡撫商
周祚拒之不能靖會居益代周祚賊方犯漳泉招日本
大泥咬啗吧及海寇李旦等爲助居益使人招旦說攜
大泥咬啗吧賊帥高文律懼遣使求款斬之築城鎮海

港逼賊風櫃賊窮蹙泛舟去遂禽文律海患乃息五年
遷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魏忠賢銜居益敘功不及已
格其賞給事中黃承昊復論居益倚傍門戶躡躡通顯
遂削籍去閩人詣闕訟之不聽乃立祠以祀勒碑於彭
湖及平遠臺崇禎元年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陝西
鎮缺餉至三十餘月居益請以陝賦當輸關門者留三
十萬紓其急報可畿輔戒嚴居益在通州爲城守計甚
備會工部尚書張鳳翔坐軍械不具下吏四司郎中疾
死者三遂詔居益代鳳翔未幾試礮而炸兵部尚書梁
廷棟劾郎中王守履失職守履懼詆兵部郎中王建侯

誣已廷議不如守履言遂下獄居益疏求帝以爲徇私
削籍歸廷杖守履六十斥爲民尋敘城守功復居益冠
帶十六年李自成陷渭南責南氏餉百六十萬仝仲年
八十三矣遇害誘降居益及仝仲子禮部主事居業皆
不從明年正月賊遣兵擁之去加炮烙二人終不屈絕
食七日而死

周士樸字丹其商邱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曲沃知
縣泰昌元年徵授禮科給事中中官王添爵選淨身男
子索賄激變守陵劉尚忠鼓陵軍挾賞劉朝等假齋送
軍器名出行山海外勢洶洶織造李實許周起元羣瑞

明史卷二百之四 列傳 三
素冬衣辱尚書鍾羽正士樸皆疏爭士樸性剛果不能
委蛇隨俗尤好與中官相搢柱深爲魏忠賢所惡會當
擢京卿忠賢持不下士樸遂謝病歸崇禎元年起太常
少卿歷戶部左右侍郎拜工部尚書帝命中官張彝憲
監戶工二部出納士樸恥之數與齟齬彝憲訐於帝士
樸疏對辭直帝無以難未幾駙馬都尉齊贊元以遂平
長公主坐價士樸不引瑞安大長公主例而壽寧大長
公主薨則引瑞安例上疏醜詆之遂削其籍十五年廷
臣交薦不召其年八月李自成陷商邱與妻曹妾張子
舉人業熙子婦沈同日縊死

呂維祺字介孺新安人祖母牛氏以守節被旌父孔學
事母孝捐粟千三百石振饑兩旌孝義維祺舉萬曆四
十一年進士授兗州推官擢吏部主事更歷四司光宗
崩皇長子未踐阼內侍導幸小南城維祺謁見慈慶宮
言梓宮在殯乘輿不得輕動乃止天啓初歷考功文選
員外郎進驗封郎中告歸開封建魏忠賢生祠遺書士
大夫戒勿預忠賢毀天下書院維祺立芝泉講會祀伊
洛七賢崇禎元年起尚寶卿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明
年四月廷議軍餉維祺陳奏十五事其冬奏防微八事
言陛下初勤批答今或留中留中多則疑慮起當防一

初虛懷商榷及擬旨一不當改擬徑行豈無當就奉
防二初無疑厭疑厭諸臣自取今且共夔並進當防三
初日御講筵今始傳免當防四初寡嗜慾慎宴游今或
偶涉當防五初慎刑獄今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頻擊恐
長器訟風當防六初重廷推今間用陪非常典當防七
初樂讜言今或譴訶時及當防八帝優旨報之二三年擢
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設會計簿鈎考隱沒侵欺
及積逋不輸各數十百萬大者彈奏小者捕治立法嚴
督屯課倉庾漸充條上六議曰稽出入以杜侵漁增比
以完積案設本科以重題覆時會計以覈支收定差

序以杜營私禁差假以修職業帝稱善即行之六年拜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清冒伍八千餘名請申飭江
防鳳陵單外爲憂弗省八年正月賊犯江北遣參將薛
邦臣防全椒趙世臣戍浦口世臣潰走南京震動鳳陽
亦旋告陷大計拾遺言官復劾他事遂除名時維祺父
孔學避賊洛陽維祺乃歸留洛立伊洛會及門二百餘
人著孝經本義成上之十二年洛陽大饑維祺勸福王
常洵散財餉士以振人心王不省乃盡出私廩設局振
濟事聞復官然饑民多從賊者河南賊復大熾無何李
自成大舉來攻維祺分守洛陽北城夜半總兵王紹禹

之軍有騎而馳者周呼於城上城外亦呼而應之於是
城陷賊有識維祺者曰子非振饑呂尚書乎我能活爾
爾可以間去維祺弗應賊擁維祺去時福王常洵匿民
舍中賊跡而執之遇維祺於道維祺反接望見王呼曰
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屈膝於賊王瞠不語見賊渠於
周公廟按其項使跪不屈延頸就刃而死時十四年之
正月某日也維祺年五十七有五贈太子少保祭葬廕子
制而維祺之家在新安者十六年城陷家亦破弟維
丁秦孺由選貢生爲樂平知縣者也至是解職歸亦
死贈按察僉事福王立南京加贈維祺太傅諡忠

節
王家禎長垣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天啓間歷官左僉
都御史巡撫甘肅松山部長銀定反成擾西鄙二十餘
年家禎至三犯三却之先後斬首五百四十擢戶部右
侍郎轉左崇禎元年攝部事邊餉不以時發秋遼東兵
鼓譟巡撫畢自肅自縊死帝大怒削家禎籍已敘甘肅
功復其冠帶九年七月京師被兵起兵部左侍郎尋以
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江
北軍務代盧象昇討賊會河南巡撫陳必謙罷卽命兼
之督將士會勦賊馬進忠等於南陽復遣兵救襄陽大

戰牌樓閣其冬家丁鼓譟燒開封西門家禎夜自外歸
慰諭犒賞詰旦發往南陽討土寇楊四以去楊四者舞
陽劇盜也初四與其黨郭三海侯馭民等降於必謙至
是復叛故家禎有是遣其後南陽同知萬年策與監紀
推官湯開遠諸將左良玉牟文綬等連破四四焚死其
黨亦為諸將所禽誅云當是時流賊盡趨江北留都震
驚言者謂家禎奉命討安慶賊未嘗一出中州帝亦以
家丁之變心輕之明年四月乃以總理授熊文燦令家
禎專撫河南文燦未至詔遣左良玉援安慶家禎不遣
秋劉國能犯開封裨將李春貴等戰歿議罪家禎落職

開仕久之李自成陷京師遣兵據長垣設偽官家禎與
其子元炆並自經死

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知沙河
濬二縣考最召為御史熹宗嗣位移宮議起刑部尚書
黃克纘請寬盜寶諸奄源溥折之曰光宗神宗元子也
為元子者為忠則為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后也
為二后者為忠則為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光宗后
也為二后者為忠則為李選侍者非忠貴妃三十年心
事人誰不知張差持梃危在呼吸尚忍言哉况當先帝
御極之初忽傳皇祖封后之命請封不得冷容進矣張

差之挺不中則投以女優之惑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今卽厚待貴妃始終恩禮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崔文昇不可不磔也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父乎李選侍一宮人更非貴妃比如聖諭阻陛下於煖閣挾陛下以垂簾及凌虐聖母狀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卽爲選侍乞憐第可求曲宥前辜量從優典而移宮始末不可得而抹殺也盜寶諸奄不可得而寬宥也若竟置諸奄弗問不幾於忘母乎疏上舉朝寒懼天啓二年髮歸服闋還朝出按真定諸府例轉鳳陽兵備副使

時崔文昇出鎮兩淮欲甘心源溥遂移疾歸崇禎三年起故官分巡河東道遷寧武參政有平寇功就遷山西按察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邊事日棘兵缺伍餉又久乏歲浚饑民淘馬糞以食源溥請蠲振增餉當事不能應踰年自劾求去遂罷歸十六年冬李自成陷關中與從兄源清同被執勒令輸金源溥瞋目大罵賊拔其舌支解之源清字湛一由進士歷官宣府巡撫七年秋坐萬全左衛失守奪官謫戍久之釋還年七十至是抗節不食七日死

李夢辰字元居睢州人崇禎元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兵

科給事中時盜起陝西山東曹濮間之盜道梗三百餘里河北有獮賊夢辰歷陳其狀請勅將吏急防五年上疏言中外交訐秦晉齊魯多亂兩河居中尤要地鉛硝久市直未償漕米歲輸累無已宗祿併徵南陽加派河決歲款郵傳催科之患百出民室如懸罄生計日不支急難誰肯用命兩河標兵磁兵新舊不滿七千一有警防禦何資今日之務急防河繕城備器練鄉兵治甲冑尤以收拾人心爲本帝命所司嚴飭六年冬鉅盜盡萃河北夢辰慮其南犯請勅河南諸道監司急防渡口而巡撫移駐衛輝與山西保定二撫臣犄角急擊帝方下

兵部議賊已從滹池潛渡自是中州郡縣無日不告警矣累遷本科左給事中復言將驕軍悍鄧垓張外嘉之兵弑主而叛曹文詔艾萬年之兵望賊而奔尤世威徐來朝之兵離汛而遁今者張全昌趙光遠之兵且倒戈爲亂矣榮澤劫庫殺人偃師列營對壘且全昌等會勦豫賊隨處逗遛及中途兵變全昌竟東行光遠始西向驕抗如此安可不重治帝頗採其言進吏科都給事中都御史唐濟世薦霍維華福建巡按應喜臣薦周維京冀並翻逆案夢辰疏駁之世濟喜臣皆下吏謫戍尋擢太常少卿累遷至通政使坐代人削章奏貶秩調任未

幾有持金囑中書舍人某賄大學士求爲副都御史者
邏卒廉得之詞連夢辰帝令夢辰自奏事得白然夢辰
竟坐是削籍十五年春賊攻開封不克遂去陷西華屠
陳州逼睢州時州缺正官夢辰歸卽乘城主守無何賊
從他門入擁夢辰見羅汝才汝才問所欲曰我大臣但
欲死爾汝才去遣其客說降且進之酒夢辰覆杯於地
太息起扼吭而卒妻王氏方病聞之不食死

宋師襄耀州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官御史天啓三
年五月請罷內操言自劉朝營脫死與沈灌謀爲回籠
計灌以募兵爲朝外護朝以內操爲灌內援宮府內外

知有朝而不知天子天牖聖聰一旦發露屏之南京然
朝雖去而三千虎旅安歸世未有蓄怨藏怒之人潛布
左右而不爲患者今惟有散之而已夫平日卯翼朝者
黃克纘也亡何以戎政內宣抄參朝者毛士龍也未幾
以構陷削籍豈非握兵據要轉相恐喝以至是乎帝以
內操祖宗故事不納又陳足財之策請減上供汰冗官
覈營造省賚賞皆宦官所不便格不行奉聖夫人客氏
子及中官王體乾宋晉魏進忠等十二人俱世襲錦衣
進忠者魏忠賢也師襄力諫又言左都御史熊尚文工
部侍郎周應秋登萊巡撫袁可立當去不去光祿卿須

之彥大常卿呂純如不當來而來帝皆不聽四年巡按
河南陞辭言今之言者皆曰治平要務乃終日籌邊事
商國計飭吏治計民生弭盜賊而漫無實效所以然者
臺諫以進言爲責條奏一入卽云盡職言之行否置弗
問矣六曹以題覆爲責題覆一上卽云舉事事之行否
置弗問矣內閣以票擬爲責票擬一定卽爲明諭旨之
行否置弗問矣上謾下欺釀成大患今人怨已極天怒
已甚災害並至民不聊生相聚思亂十而八九臣恐今
日之患不在遼左黔蜀而在數百年休養之赤子也明
年復命薦部內人才首及尚書盛以弘魏忠賢責以徇

私衷一秩調任師襄遂歸崇禎元年召復官擢太僕少
卿累遷至太常卿致仕奸人宋夢郊假師襄手書營兵
部事覺師襄被逮繫獄者二年至徐石麒爲刑部始得
雪十六年冬賊陷耀州師襄死之
麻億慶陽人父承吉由庶吉士爲御史終湖廣按察使
以清操聞億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兵科
給事中代王長子胤渭訐父廢長立幼億劾代王無君
胤渭無父四十年疏陳納諫諍舉校卜補大僚登遺佚
速考選數事不報已復請重武科復比試清納級次家
丁恤班操急邊餉時亦不能用遼東巡撫楊鎬請用舊

將李如梅以僖言改用張承蔭承蔭未至而鎮遠堡莊相繼失事鎬皆不以實聞僖兩疏劾之鎬旋引去已與同官孫振基等劾熊廷弼殺人媚人又言湯賓尹取韓敬關節顯然語具振基傳尋乞假歸四十五年京察賓尹黨用事以僖倚附東林謫山西按察知事天啓二年起兵部主事歷尚寶丞少卿改太常五年六月魏忠賢黨御史陳世倌劾之遂落職崇禎初復官致仕家居十六年冬李白成陷慶陽僖死之
王道純字懷鞠蒲城人天啓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三年擢御史疏陳破資格之說言銓除舉劾考選甲乙科太低昂宜變通則賢才日廣帝命所司即行而甲科勢重卒不能返流賊躡關中道純請急振饑民毋使從賊報可已劾罷光祿卿蘇晉參政張爾基四年劾吏部尚書王永光當去者三不可留者四不納巡按山東其時李九成孔有德叛於吳橋南下道純移書巡撫余大成令討捕大成不信再促之遂托疾請告與登萊巡撫孫元化遣使招撫道純以爲非請勅二撫速勦及賊陷登州元化被繫大成猶主招撫道純憤抗疏力爭帝卽命道純監軍及徐從治代大成謝璉代元化並入萊州爲賊困在外調度止道純一人賊遣人僞乞撫道純

焚書斬使馳疏言賊日以撫愚我一撫而六城陷再撫而登州亡三撫而黃縣失今四撫而萊州被圍我軍屢挫安能復戰乞速發大軍拯此危土時周延儒熊明遇主撫議道純反被責讓明遇遣職方主事張國臣贊畫軍事國臣入賊中招諭賊佯許之攻圍如故及總督劉宇烈至進兵沙河道純與之俱宇烈中情怯頓兵不進日議撫尋棄軍奔道純復請速討不納迨巡撫謝璉被洗帝震怒逮宇烈召道純還京而明遇亦罷去宇烈下吏引道純分過道純疏駁其所奏十餘事命所司并按又劾明遇國臣交通悞國十罪語侵延儒疏未下延儒

沒之國臣國臣亦劾道純十罪道純遂并劾延儒帝皆不問已而賊平道純竟坐監軍溺職斥爲民十五年以延儒薦將起用未果及李自成陷蒲城道純抗節死福王時贈卹如制
田時震富平人天啓二年進士歷知光山靈寶崇禎二年入爲御史疏劾南京戶部尚書范濟世順天巡撫單明翊御史卓遵黨逆罪而請免故御史夏之令誣坐賊並從之劾劉鴻訓納田仰金囑吏部尚書王永光用爲四川巡撫仰迄罷去時震以發鴻訓私進秩一等未幾又劾永光及溫體仁忤旨切責御史袁弘勛者永光心

腹也被劾罷職永光力援之時震言弘勛因閣臣劉鴻
訓賄敗輒肆瀆辯不知鴻訓之差快人意者正以能別
白徐大化霍維華諸人之奸而斥去之安得借此爲翻
案之端耶弘勛計行大化維華輩將乘間抵隙害不可
勝言因薦故光祿少卿史記事蕭然四壁講學著書亟
宜召用帝不納時震既屢忤永光遂以年例出爲江西
右參議調山西就遷左參政罷歸十六年冬流賊陷富
平授以僞職不屈死同邑朱崇德字淳菴侍郎國棟父
也國棟中天啓二年進士歷戶科給事中吏部侍郎張
捷薦逆案呂純如國棟上疏力詆已又劾兩廣總督熊

又燦招撫海盜劉香奏詞掩飾欺罔五罪帝切責文燦
而國棟累遷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督治昌平十五年
卒國棟卒之明年富平陷於賊賊驅崇德往長安中道
稱病賊見其老以爲果病也聽之歸崇德曰始吾所以
隱忍者爲九族計也今得死所矣乃北面再拜自縊死
是時關中諸死節者甫議卹而國變至福王立始贈崇
德右副都御史

贊曰流賊荼毒中原所至糜爛士大夫遭難者不死則
辱然當其時徘徊隱忍蒙垢而終以自戕者亦不少矣
賀逢聖諸人從容就義臨患難而不易其節一死顧不

重哉逢聖與南居益周士樸公方清正呂維祺遂學純
修固中朝賢士大夫宋師襄所謂上謾下欺釀成大患
末季之習痛哉其言之也

明史卷二百六十五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敕修

總裁編纂事務 經筵講官保赤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加文級張廷玉等奉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華

王家彥

孟兆祥

子章明

施邦曜

凌義渠

崇禎十有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十九日丁未
莊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國者東閣大學士范景文而下
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並予贈諡

皇清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子章明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申佳允許直成德金鉉二十人名上

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諡焉

范景文字夢章吳橋人父永年南寧知府景文幼負器識登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以名節自勵苞苴無敢及其門歲大饑盡心振救闔郡賴之用治行高等擢吏部稽勲主事歷文選員外郎著選事泰昌時尋

賢登進景文力爲多尋乞假去天啓五年二月起文選郎中魏忠賢暨魏廣徵中外用事景文同鄉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嘗言天地人才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時以爲名言視事未滿月謝病去崇禎初用薦召爲太常少卿二年七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京師戒嚴率所部八千人勤王節皆自齋抵涿州四方援兵多剽掠獨河南軍無所犯移駐都門再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練兵通州通鎮初設兵皆召募景文綜理有法軍特精

嘗請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歸之官民稍助其費供
應平買不立官價名帝令永著爲例居二年以父喪去
官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幾就拜兵部尚書參贊
機務屢遣兵戍池河浦口援廬州扼滁陽有警輒發節
制精明嘗與南京戶部尚書錢春以軍食相許奏坐鑄
秩視事已敘援勦功復故秩十一年冬京師戒嚴遣兵
入衛楊嗣昌奪情輔政廷臣力爭多被謫景文倡同列
合詞論救帝不悅詰首謀則自引罪且以衆論僉同爲
言帝益怒削籍爲民十五年秋用薦召拜刑部尚書未
上改工部入對帝迎勞曰不見卿久何癯也景文謝十

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李
自成破宣府烽火偏京師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
景文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
城陷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
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草遺疏復
大書曰身爲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
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景文死時猶謂帝南
幸也贈太傅諡文貞

本朝賜諡文忠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父凍歷知撫州淮安荊州瓊州

四府有當官稱天啓二年元璐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冊封德府移疾歸還朝出典江西鄉試暨復命則莊
烈帝踐阼魏忠賢已伏誅矣楊維垣者逆奄遺孽也至
是上疏竝詆東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禎元年正月上
疏曰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竝稱邪黨夫
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旣邪黨矣擊忠
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
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
謂不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已
宜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於是彪
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
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
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
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
吾徒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
四州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爲鐵案毋亦深防
報復乎然臣以爲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
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
獄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
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

可爲大怪曠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
沸然曠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曠且
不附况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
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曠不爲無說封疆大事
纍纍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曠所以閉筆
也然廷弼究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
死於奸黨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曠獨不能
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劾晉有古大臣之品三
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
再下謬悠之譚不已將母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

端以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
不當修復特柄國者悉忠賢遺黨疏入以論奏不當責
之於是維垣復疏駁元璐元璐再疏曰臣前疏原爲維
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微曰化異爲同
曰天下爲公而維垣則倡爲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
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
不伸而維垣不肯伸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
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魏忠賢之楊
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猶尊
稱之曰嚴臣公嚴臣不愛錢嚴臣知爲國爲民而何責

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又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平至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爲楊左諸人追賊地耳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忤璫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非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躡級之儔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呼父呼九千歲而不忤可勝歎哉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爲非則可謂元標請學有他腸則不可當日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者正欲箝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平交使元標諸人在豈遂至此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而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其貫滿其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已晚乎卽如崔魏貫滿久矣不過聖明誰攻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爲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爲非誦也假令呈秀一人舞

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爲無可奈何而然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猶以明鏡別妍媸維垣不取證於此而安取證哉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

付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柄國者以互相詆訾兩解之當是時元兇雖殛其徒黨猶盛無敢頌言東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元璐尋進侍講其年四月請燬三朝要典言挺擊紅丸移宮三議闕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燬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墳簞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

四罪之疏發魏廣徵此輩門戶之說與於是逆當殺人
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
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
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
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
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
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
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
思臣謂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帝命禮部
會詞臣詳議議上遂焚其板侍講孫之獬忠賢黨也聞

之謂閣大哭天下笑之元璿歷遷南京司業右中允四
年進右諭德充日講官進右庶子上制寶八策日問插
部日繕京邑日優守兵日靖降人日益寇偷日儲邊才
日奠輦轂日嚴教育又止制虛八策日端政本日伸公
議日宣義問日一條教日慮久遠日招激勸日勵名節
日儆體貌其端政本悉規切溫體仁其伸公議則紙張
捷薦呂純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璿疏執
帝俱不問八年遷國子祭酒元璿雅負時望位漸通顯
帝意嚮之深爲體仁所忌一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
履歷進體仁益恐會誠意伯劉孔昭謀奪政體仁餌

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陳尚存而妾王冒繼配復封敗
禮亂法詔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書姜逢元侍郎王業
浩劉宗周及其從兄御史元珙咸言陳氏以過被出繼
娶王非妾體仁意沮會部議行撫按勘奏即擬旨云登
科錄二氏並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勘遂落職閒住孔昭
京營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償之十五年九月詔起兵
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明年春抵都陳制敵機宜帝喜
五月起拜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充日講官祖制
浙人不得官戶部元璐辭不許帝眷元璐甚五日三賜
對因奏陛下誠用臣臣請得參兵部謀帝曰已諭樞臣

令與卿協計當是時馮元鷹爲兵部與元璐同志鈞考
兵食中外想望洽平惟帝亦以用兩人晚而時事益不
可爲左支右絀既已無可奈何故事諸邊餉司悉中差
元璐請改爲大差兼兵部銜令清核軍伍不稱職者即
遣人代之先是屢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賦元璐以爲擾
民無益罷之而專責撫按戶部侍郎莊祖誨督勦寇餉
憂爲盜劫遠避之長沙衡州元璐請令督撫自催毋煩
朝使自軍興以來正供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餉款
目多黠吏易爲奸元璐請合爲一帝皆報可時國用益
誦而災傷蠲免又多元璐計無所出請開贖罪例且令

到官滿歲者得輸貲給封誥帝亦從之先是有崇明人沈廷揚者獻海運策元璐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艘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璐元璐驚曰我已奏聞上謂公去矣何在此廷揚曰已去復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喜聞上上亦喜命酌議乃議歲糧艘漕與海各相半行焉十月命兼攝吏部事陳演忌元璐風魏藻德言於帝曰元璐書生不習錢穀元璐亦數請解職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講踰月李自成陷京師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几上曰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屍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益而死贈少保吏

部尚書諡文正

本朝賜諡文正

李邦華字孟闇吉水人受業同里鄒元標與父廷諫同舉萬曆三十一年鄉試父子自相鏃礪布衣徒步赴公車明年邦華成進士授涇縣知縣有異政行取擬授御史值黨論初起朝士多詆顧憲成邦華與相拄遂指目邦華東林以是越二年而後拜命陳法祖用人十事曰內閣不當專用詞臣曰詞臣不當專守館局曰詞臣不當教習內書堂曰六科都給事中不當內外間阻曰御史陞遷不當概論考滿曰吏部乞假不當積至正即曰

關倉諸差不當專用舉責任子曰調簡推知不當驟遷
京秩曰進士改教不當概從內轉曰邊方州縣不當盡
用鄉貢疏上不報四十一年福王之藩已有期忽傳旨
莊田務足四萬頃廷臣相顧愕眙計田數必不足則期
將復更然無敢抗言爭之者邦華首疏諫廷臣乃相繼
爭期得毋易巡視銀庫上祛弊十事中貴不便格不行
巡按浙江織造中官劉成死命歸其事於有司別遣中
官呂貴錄成遺賫貴嗾奸民紀光詭稱機戶詣闕保留
貴代成督造邦華極論二人交關作奸罪光疏不由通
政不下內閣以中旨行之邦華三疏爭皆不報是時神

宗好貨中官有所進奉名爲孝順疏中刺及之並劾左
右大奄之黨貴者於是期滿久不得代四十四年引疾
歸時羣小力排東林指鄒元標爲黨魁邦華與元標同
里相師友又性好別黑白或勸其委蛇邦華曰寧爲偏
枯之學問不作反覆之小人聞者益嫉之明年以年例
出爲山東參議其父廷諫時爲南京刑部郎中亦罷歸
邦華乃辭疾不赴天啓元年起故官飭易州兵備明年
遷光祿少卿卽還家省父四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畢自
嚴巡撫天津軍府新立庶務草創邦華至極力振飭津
門軍遂爲諸鎮冠進兵部右侍郎復還家省父四年夏

抵京奄黨大譁謂樞輔孫承宗以萬壽節入覲將清君側之惡邦華實召之乃立勒承宗還鎮邦華引疾去明年秋奄黨劾削其官崇禎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尋改兵部協理戎政還朝召見旋知武會試事竣入營故事冬至郊列隊扈蹕用軍八萬五千人至是增至十萬有奇時方郊總督勳臣缺邦華兼攝其事所設雲輦龍旌寶纛金鼓旗幟甲冑劍戟煥然一新帝悅明年春幸學亦如之命加兵部尚書時戎政大壞邦華先陳更操法慎揀選改戰車精火藥專器械責典守節金錢酌兌馬練大礮九事京營故有占役虛冒之弊占

役者其人爲諸將所役一小營至四五百人且有賣閒包操諸弊虛冒者無其人諸將及勳戚奄寺豪強以蒼頭冒選鋒壯丁月支厚餉邦華核還占役萬清虛冒千三大營軍十餘萬半老弱故事軍缺聽告補率由賄得邦華必親校非年壯力強者不錄自是軍鮮冒濫三營選鋒萬壯丁七千餉倍他軍而疲弱不異邦華下令每把總兵五百月自簡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五十斤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礮月一解送補選鋒壯丁之缺自是人人思奮三大營領六副將又分三十六營官以三百六十七人計所用掾史皆積猾邦華按罪十

餘人又行一歲二考察之令自是諸奸爲戢營馬額二萬六千至是止萬五千他官公事得借騎總督協理及巡視科道例有坐班馬不肖且折橐入錢營馬犬耗邦華首減已班馬三之一他官借馬非公事不得騎自是濫借爲希京營歲領太僕銀萬六千兩屯田籽粒銀千六十兩犒軍製器胥徒工食取給焉各官取之無度歲用不敷邦華建議先協理歲取千四百總督巡視遞節減自是營帑遂裕營將三百六十聽用者稱是一官缺請託紛至邦華悉杜絕行計日省成法每小營各置簿月上事狀於協理以定殿最舊制三大營外復設三備

兵營營二千人餉視正軍而不習技擊益爲豪家隱冒邦華核去四千餘人又汰老弱千疏請歸併三大營不另設由是戎政大釐倉場總督南居益言京營歲支米百六十六萬四千餘石視萬曆四十六年增五萬七千餘石宜減省邦華因上議軍以十二萬爲額餉以百四十四萬石爲額歲省二十二萬有奇帝亦報可著爲令帝知邦華忠奏無不從邦華亦感帝知不顧後患諸失利者銜次骨而怨謗紛然矣其年十月畿輔被兵簡精卒三千守通州二千援薊州自督諸軍營城外軍容甚壯俄有命邦華軍撤還守陣於是偵者不敢遠出聲息

遂斷則請防寇賊緝間諜散奸宄禁譌言邦華自聞警
衣不解帶捐貲造礮車及諸火器又以外城單薄自請
出守而諸不逞之徒乃構蜚語入大內襄城伯李守鐫
督京營亦銜邦華扼已乘間詆謫邦華自危上疏陳情
歸命於帝會滿桂兵拒

大清兵德勝門外城上發大礮助桂悞傷桂兵多都察
院都事張道澤遂劾邦華言官交章論列遂罷邦華閒
住自是代者以爲戒率因循姑息戎政不可問矣邦華
前後罷免家居二十年父廷諫無恙十二年四月起南
京兵部尚書定營制汰不急之將並分設之營謂守江

南不若守江北防下流不若防上流乃由浦口歷滁全
椒和相形勢繪圖以獻於浦口置沿江敵臺於滁設戍
卒於池河建城垣於滁椒咽喉則築堡於藕塘和遭屠
戮請以隸之太平又請開府采石之山置哨太平之港
大陂當塗間田數萬頃資軍儲徐州南北要害水陸交
會請宿重兵設總督片檄徵調奠陵京萬全之勢皆下
所司未及行以父憂去十五年冬起故官掌南京都察
院事俄代劉宗周爲左都御史都城被兵卽日請督東
南援兵入衛力疾上道明年三月抵九江左良玉潰兵
數十萬聲言餉乏欲寄帑於南京艤艦蔽江東下留都

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愕眙邦華歎曰中原安
靜土東南一角耳身為大臣忍坐視決裂袖手局外而
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責以大義良玉氣沮答書語
頗恭邦華用便宜發九江庫銀十五萬餉之而身入其
軍開誠慰勞良玉及其下皆感激誓殺賊報國一軍遂
安帝聞之大喜陛見嘉勞邦華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溫
語如家人中官屏息遠伏其後召對百官帝輒曰注邦
華云舊例御史出巡回道考覈邦華謂回道而後黜害
政已多論罷巡按巡鹽御史各一人奉命考試御史黜
冒濫者一人追黜御史無顯過而先任推官著貪聲者

一人臺中始畏法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山西邦華密
疏請帝固守京師倣永樂朝故事太子監國南都居數
日未得命又請定永二王分封太平寧國二府拱護兩
京帝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歎將行其言會帝召對
羣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遷便給事中光時亨以倡言
洩密糾之帝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罷邦華
策不議未幾賊逼都城亟詣內閣言事魏藻德漫應曰
姑待之邦華太息而出已率諸御史登城羣奄拒之不
得上十八日外城陷走宿文信國祠明日內城亦陷乃
三指信國曰邦華死國難請從先生於九京矣為詩曰

堂堂丈夫兮聖賢爲徒忠孝大節兮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兮吾無愧吾遂投繯而絕贈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本朝賜諡忠肅

王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天啓二年進士授開化知縣調蘭谿擢刑科給事中彈擊權貴無所避崇禎四年請釋大學士錢龍錫於獄龍錫得減死請推行按月奏報例於四方獄囚得無久淹閩海盜劉香擾郡邑撫鎮追勦多失利朝議召募將大舉家彥言舊制衛所軍餼於官無別兵亦無別將統於各衛之指揮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港支船相望臣愚以今

日策防海莫若復舊制勦訓練練則衛所軍皆勁卒不練雖添設召募兵猶驅市人而戰之糜餉擾民無益賊終不能盡時以爲名言奉命巡青所條奏多議行先是隆慶間太僕種馬額存十二萬五千邊馬至二十六萬言者以民間最苦養馬所納馬又不足用議馬徵銀十兩加草料銀二兩歲可得銀百四十四萬兩中樞楊博持不可詔折其半而馬政始變萬曆九年議盡行改折南寺歲徵銀二十二萬北寺五十一萬銀入罔寺而馬政日弛家彥極陳其弊請改國初種馬及西番茶馬之制又班軍舊額十六萬後減至七萬至是止二萬有奇

更有建議盡徵行糧月糧免其番上者家彥時巡京營力陳不可且請免其工役盡歸行伍帝皆褒納其言遵化鐵冶久廢奸民請開之家彥言有害無利復有請開開化雲霧山以興屯者亦以家彥言而止屢遷戶科都給事中軍興餉出總督盧象昇有因糧加餉之議戶部尚書侯恂請於未被寇之地士大夫家賦銀兩者加二錢民間五兩以上者兩加一錢家彥言民賦五兩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戶非富民不可以朘削軍食不足畿輔山東河南江北召買米豆輸天津至九十餘萬石吏胥侵耗率數十萬家彥請嚴治帝並採納焉憂歸十二年

起吏科都給事中流寇日熾緣墨吏朘民民益走爲盜盜日多民生日蹙家彥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饑民相溺千百爲羣其始率自一鄉一邑守令早爲之所取周官荒政十二而行之民何至接踵爲盜盜何至潰裂以極論者謂功令使然催科急者書上考督責嚴者號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濕濟其饕餮一二賢明吏求於文法展布莫由惟稍寬文網壹令撫綏盜之聚者可散散者可不復聚又舊制捕蝗令吏部歲九月頒勸谷於有司請實意舉行帝皆納之擢大理丞進本寺少卿十五年遷太僕卿家彥向言馬政帝下兵部檄陝西督撫未

能行至是四疏言馬耗之故請行官牧及金牌差發遺制且言課馬改折舊增至二十四萬兩已重困楊嗣昌不恤民復增三十七萬致舊額反逋不可不釐正帝手其疏語執政曰家彥奏皆善敕議行然軍興方亟不能盡舉也頃之擢戶部右侍郎都城被兵命協理戎政卽日登陴閱視內外城十六門雪夜攜一燈步巡城堞人無知者翊日校勤惰將士皆服爭自勵初分守阜成門後移安定門寢處城樓者半歲解嚴賜宴午門增秩一等十七年二月廷推戶部尚書帝曰戎政非家彥不可特留任賊逼京師襄城伯李國禎督京營又命中官王

德化盡督內外軍國禎發三大營軍城外守陴益少諸軍旣出城見賊輒降降卒反攻城城上人皆其儕益無固志廷臣分門守家彥守安定門號令進止由中官沮諸臣毋得登城又繼叛監杜勳上與密約而去帝手敕兵部尚書張縉彥登城察視家彥從中官猶固拒示之手敕問勳安在曰去矣秦晉二王欲上城家彥曰二王降賊卽賊也賊安得上頓足哭借縉彥詣宮門請見不得入黎明城陷家彥投城下不死自縊於民舍遭賊焚殘其一臂僕收其餘體焉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端

本朝賜諡忠毅

孟兆祥字允吉山西澤州人也世籍交河舉於鄉九赴會試天啓二年始擢第除大理左評事崇禎初遷吏部稽勲主事歷文選員外郎門生謁選請善地兆祥正色拒之其人悚然退進稽勲郎中歷考功忤權要貶行人司副稍遷光祿丞進少卿歷左通政太僕卿旋進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賊薄都城兆祥分守正陽門襄城伯李國禎統京營軍稽月餉不予士無固志城陷兆祥曰社稷已覆吾將安之自經於門下長子章明字綱宜甫成進士兆祥揮之曰我死汝可去對曰君父大節也君

亡父死我何生爲乃投縋於父之側兆祥妻呂章明妻王相向哭旣而曰彼父子死忠矣我二人獨不能死乎皆自縊兆祥贈刑部尚書諡忠貞章明河南道御史諡節愍

本朝賜兆祥諡忠靖章明貞孝

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不樂爲吏改順天武學教授歷國子博士工部營繕主事進員外郎魏忠賢興三殿工諸曹郎奔走其門邦曜不往忠賢欲困之使拆北堂期五日適大風拔屋免譙責又使作獸吻傲嘉靖間製莫考夢神告之發地得吻嘉靖舊物

也忠賢不能難遷屯田郎中稍遷漳州知府盡知屬縣
奸盜主名每發輒得闔郡驚爲神盜劉香李魁奇橫海
上邦瞿縈香母誘之香就禽魁奇援鄭芝龍事請撫邦
瞿言於巡撫鄒維璉討平之遷福建副使左參政四川
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並有聲或餽之朱墨竹者姊子
在旁請受之曰不可我受之卽彼得以乘閒而嘗我我
則示之以可欲之門矣性好山水或勸之遊峨嵋曰上
官遊覽動煩屬吏支應傷小民幾許物力矣其潔已愛
民如此歷兩京光祿寺卿改通政使黃道周旣謫官復
逮下詔獄國子生涂仲吉上書訟之邦瞿不爲封進而

快瞿言副封曰書不必上論不可不存仲吉劾邦瞿
瞿以副封上帝見其署語怒下仲吉獄而奪邦瞿官踰
年起南京通政使入都陛見陳學術吏治用兵財賦四
事帝改容納焉出都三日命中使召還曰南京無事留
此爲朕效力吏部推刑部右侍郎帝曰邦瞿清執可左
副都御史時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也明年賊薄近郊邦
瞿語兵部尚書張縉彥機天下兵勤王縉彥慢弗省邦
瞿太息而去城陷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
矣臣子可偷生哉卽解帶自經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
我賊滿衢巷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爲居民所麾乃

命家人市信石雜燒酒卽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邦曜
少好王守仁之學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書而讀之
慕義無窮魯時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歿京師邦
曜手治舍斂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灑掃至東隅捧
筭凝視而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時墮環玆地
不覺悽愴耳邦曜卽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其篤於內
行如此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介

本朝賜諡忠愍

凌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天啓五年進士除行人崇禎三
年授禮科給事中知無不言三河知縣劉夢煒失餉銀

三千責償急自縊死有司責其家義渠言以金錢殞命
吏恐天下議朝廷重金意不在盜也帝特原之宜興溧
陽及遂安壽昌民亂焚掠巨室義渠言魏羽林軍焚領
軍張彞第高彞以爲天下事可知口者告密漸啓藩國
悍宗入京越奏里閤小故叫聞聲冤僕豎侮家長下吏
箱上官市儉持縉紳此春秋所謂六逆也天下所以治
恃上下之分防維決裂卽九重安所藉以提挈萬靈哉
義渠與溫體仁同里無所附麗給事中劉含輝劾體仁
擬旨失當被貶二秩義渠言諫官不得規執政失而委
申飭權於部院反得制言路大臣以攬權爲奉旨小

以結舌爲盡職將貽國家無窮憂兵部尚書張鳳翼敘
將陳壯猷功爲給事中劉昌所駁昌反被斥義渠言
今上下盡相蒙疆場欺蔽爲甚官方盡濫徇武弁倖功
爲甚中樞不職捨其大摘其細已足爲言者羞辨疏一
入調用隨之自今奸弊叢生功罪倒置言者將杜口不
納三遷兵科都給事中東江自毛文龍後叛者接踵義
渠言東島孤懸海外轉餉艱向仰給朝鮮今路阻絕不
得食內潰可慮居無何衆果潰挾帥求撫義渠言請陽
撫陰勦同惡必相戕及命新帥出海義渠言殲渠散黨
宜速速則可圖功遲則更生他釁後其語皆驗義渠居

諫垣九年建白多吏科給事中劉安行惡之以年例出
義渠福建參政尋遷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使所至有
清操召拜南京光祿寺卿署應天尹事十六年入爲大
理卿明年三月賊犯都城有旨召對趨赴長安門旦不
啓扉俄傳城陷還已得帝崩問負棺哀號首觸柱血被
面門生勸無死義渠厲聲曰爾當以道義相勗何姑息
爲揮使去據几端坐取生平所好書籍盡焚之曰無使
賊手污也旦日具緋衣拜闕作書辭父已自繫奮身絕
吭而死年五十二贈刑部尚書諡忠清
本朝賜諡忠介

贊曰范景文倪元璐等皆莊烈帝腹心大臣所共圖社稷者國亡與亡正也當時靦顏屈節僥倖以偷生者多被刑掠以死身名俱裂貽詬無窮而景文等樹義烈於千秋荷褒揚於

興代名與日月爭光以彼絜此其相去得失何如也

明史卷二百六十五終



